



植物學  
月刊  
刊

第二十五期

橄欖月刊

第二十五期

# 橄欖

## 創作

### 詩歌

村女的戀	何雙璧	黃埔江邊的血潮	王平陵
長襪與短裙	李四榮	擦亮你們的槍桿	王平陵
勤務兵與其主人	曹劍萍	先那的毀滅	拜倫原著 毛如升譯
麗雲小姐	宋錦章	冤抑	蔣山青
圈欄裏的羔羊	絃平	給	雲萊原作 公石譯
暑假中	敖本凱	在 南 洋	梅子
勞燕	黃宗石	一九三二年的新禮物	李四榮
平淡的奠祭	鄭影子		
孟 子	孟 子		
病 懷	候 汝 華		
賞 月	何 雙 璧		
鴿 子	孟 子		

# 第二十五期

## 論文

-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金素兮
- 劇本與戲劇……………向培良
- 伊本納茲與少年西班牙之建立……………楊昌溪

## 隨筆

- 微意……………周子亞
- 自拉西唱的九一八……………山木
- 張學良曰……………何迺黃
- 永恆的休息……………須白石

## 補白

- 教育參考書目……………徐公美
- 介紹日本電影……………力昂
- 文學家與女性的足……………何雙璧
- 文學家的死……………楊昌溪
- 文士的避客術……………金素兮
- 色與文學……………力昂
- 文人的怪癖……………力昂

## 文壇情報 力昂

### 國內之部

抗日小說之出來  
 北平出版界之停刊  
 武漢文藝之沒落  
 南方文藝之不振  
 東華文藝之不振  
 紅葉週刊之改變  
 北平出版界之停刊  
 文學月刊之停刊  
 文藝茶話之興起  
 北斗已停刊  
 矛盾將出版劇號  
 流露社不出月刊  
 林語堂主編論語

### 國外之部

國際勞動大會申  
 中國文學家在法之榮譽  
 蒙達尼四百年紀念  
 又達尼四百年紀念  
 高爾基四十週紀念  
 卅界革命文學作家集會  
 日本新出之文藝書  
 日人在滿之文化侵略

## 給作家和讀者

宋錦章

熱血的迸流，精神的犧牲，橄欖的培植者，都是在所不計，只要橄欖能慢慢地滋長，慢慢地繁榮，認為已不妄費了熱血和精神。

素向抱着前進決心的我們一羣青年，雖然最近承讀者紛紛來函讚獎，似乎是我們熱血和精神的代價，但我們決不因此而心滿意足，因為我們感到文藝的前程，深遠而又深遠，文藝界的責任，繁重而又繁重，無論前進得怎樣，前進的目標，始終在我們的前面。

在前進中，我們這刊物，的確在漸次的進步。

至于這期的內容，我們站在主觀的感覺或客觀的視察，都似乎是充實些；但究竟怎樣，還讓讀者去閱評。

以後，希望這刊物，能有猛進的成績，但這成績的表現，我們的力量，是感到單薄，盼望作家和讀者，能和我們確切的攜手，共同負起培植的責任。

作家們！讀者們！我們在竭誠地恭候着你們。

“welcome, 我們不住的在這裏呼喚哩！”

## 村 女 的 戀

何 雙 璧

(一)

有人讚她個子長得高，身體長得胖，她就笑。

比方說，大根時常和她講笑話：

『三鳳！像個大姑娘了。長得好快，別人準會猜你十八歲，你看，兩隻……』他指着她胸部。

『啐！』她雖『啐』，她紅着臉還是笑，低着頭還是笑，乃至跑到房裏暗地裏還是感到舒快的笑！

但大根若說：

『三鳳！你的福壽歲數愈大人愈小了，十六歲的人像個小孩子，誰都不信他比你大，手臂像隻扇柄，肚子像個孕婦，他會生子兒呢，他的兒子叫你爸爸！哈哈！……』

『啐！』這一啐，可不同了，眼眶馬上就紅，而且還流出淚，她『啐』了大根一聲，還不夠，加上一句『天殺的！』她哭了。

三鳳六歲就到毛家來了，她的母親，因為聽到毛家有錢，田種得多，租息又多，而且有個獨子，比三鳳大二歲，她便把三鳳送到毛家去了。

起初，這寡婦——三鳳的母親，原想和毛家結親後，靠他點幫忙。因為這年頭，一個女人僱別人種田就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知怎的，不過僅僅三年，這寡婦所有的二十畝田就入了毛家的賬了。

這寡婦還不算什麼，因為每年她可以到毛家挑十担穀，自己再加上一點女紅，就夠她一人的食用。但直到三鳳十二歲那年，毛家的十担穀也沒有了。於是跳河結果了她的生命。

三鳳似乎不知道母親的死因。不過她自己覺得可憐，十二歲的女孩沒有了母親。

三鳳到毛家來不感到什麼兩樣，吃的，穿的，都和以

前差不多，一樣和從前有個媽媽，而且多了個爸爸，哥哥。但一直到了十二歲，真的母親死了的那年，她漸漸覺得毛家的媽媽可怕了。例如和福壽放牛回來，福壽獨自去釣魚，她則一定更洗完一大堆褲子，腳布之類的東西，這使她覺得非常吃力。而且那個爸爸，她又覺得討厭，個子長得比自己一樣高，但是胖得活像羅漢，止一看到三鳳有空，便叫她打扇。

但最痛苦的還是她十三歲的那年。

這年的春間，長工老劉因為年紀太老解了僱，新添進來的是二十多歲的大根。

是在春天的田野，三鳳和福壽牽了一頭牛在田邊吃草，大根則在田間做生活，隔壁的田中有個和大根一樣年紀的人。

『你看這對小夫妻有趣嗎？』

三鳳聽到大根的話，呆看了大根。

『喔！她倆是夫妻？是毛家的兄妹吧，我到毛村三年就沒有聽說過。』

『誰說不是夫妻，三鳳是從小到毛家來的，過兩年要拜堂咧！哈哈！』

三鳳氣極了，她罵了一聲大根，再看福壽，她低下頭



去不作聲。

真的，三鳳到毛家來實在不知道就是福壽的妻，『爲什麼以前沒有聽說過呢？』她想，『家裏也沒有人提起，難道我真的要做福壽的妻？這個小孩子的妻？』他再偷看福壽『福壽十五歲了，比自己倏小得可怕，他定然不懂什麼叫做夫妻吧！』

她再想起從前：人家說起福壽，就更提起自己。例如去年三伯伯說，福壽的福氣真好，有了這樣美麗可愛的妹妹，這妹妹，恐怕就是妻了！又如上月五叔和自己開玩笑，五叔說，過一年福壽可以要我吃奶了，這又是什麼意思呢？又如前幾天福壽弄髒自己的衣服，自己打他一下，媽媽便罵自己不應該的，世上沒有這個道理，我可以打福壽。她愈想愈氣，她再看到那個爸爸媽媽，愈覺得可怕，不知怎的，她在他倆面前，不敢多說話了。

時間過得快，三鳳到了十四歲，生活愈做得多，三鳳的身體愈長得胖，個子愈長得高，看到福壽也愈感到羞恥，討厭！但福壽則仍然小孩般的跟住她。

『三鳳！你要不要去捉蟋蟀，你敢捉一個來和我對打？』

『誰高興，小孩子，什麼都不懂，祇知道玩！』

沒有看到那個媽媽時，她大胆的罵他！

『那末，捉魚去好不好，捉到養在我那個小瓶子裏。』

三鳳不理他，他於是一個人出去了。

(二)

近來福壽有些怕三鳳，因為三鳳對他，好像母親般的威嚴，但他看到三鳳和大根說笑話，他就敢厲聲的叫她。

『三鳳！回頭我告訴媽媽！』

三鳳至此，也不敢怎樣罵福壽，她只是說：『是捉魚嗎？去吧！瓶子不要忘記帶去，那河裏還有很多的花石子……』

鄉下的長工和姑娘是不能像縣城人分得那樣清楚的，正如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小姐和汽車夫或包車夫。因為比方養豬食，三鳳就要叫大根到池裏弄些水藻，沒有水，就得叫大根挑，沒柴，就叫大根割，總之，大根每天在田間的生活做完，就要幫忙三鳳做家事。

三鳳好像被大根那雙粗巨的手臂和赤色大腿吸引住，看到大根的這些部份她會發呆。

有時她走近大根身邊，大根祇高她二寸，大根的瞳子看到她，她覺得那樣有力，她的心在跳。

她沒有看到大根覺得難過，她愈接近大根。

『明年八月裏要和福壽拜堂了！三鳳？』（拜堂爲結婚之儀式）

『你還和我開玩笑？』她紅着眼。

『這不是玩笑，做了大富戶的媳婦，榮耀呢！』

『大富戶？』她望了大根，『我就不喜歡，我情願做傭婦，幫人家燒飯。』

『有吃有穿，人家把結你，不好嗎？』

『我離開毛家，就會沒得吃沒得穿？大根，我告訴你，世界上沒有會餓死的人的，祇要肯吃苦。像我這樣一天到晚做生活，會沒得飯吃，那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

大根祇是斫他的柴，沒有話說。

她看他那樣用力的斫，她心想，如果被他那粗大的手臂擁抱着……她臉紅紅地低下頭。

『福壽愛你呢！』大根看她一眼。

『啐！他懂什麼愛，他祇知道捉魚。』

福壽從門外進來了。三鳳立刻離開大根，果然在小瓶子裏養着兩隻小魚，他告訴三鳳，他要把這魚養在媽媽的房裏，媽媽準會讚他的本事好，會捉得到魚。

三鳳覺得，福壽愈像是三歲的小孩子了。

秋天的早晨田野間有紅的楓樹，白色的皂子，草地上

有野花，有美麗的小鳥在草地上追逐，太陽晒在草地上成了黃金色。

大根在田間割荳，口裏哼着一兩句忽斷忽續的山歌。

三鳳牽了一頭大水牛從遠處走來。

本來三鳳今年上半年就不牧牛了。因為她身子長得快，家裏人怕她有意外，專叫她在家做那個媽媽的替身，但今天福壽病了，那大得像有孕的婦人肚子發了作，祇會在家裏躺着睡覺，她今天不能不替福壽去牧牛。

她遠遠地看到大根蹲在田間，最初是看到屁股，兩條赤腿，再聽到他口裏哼着什麼，八月桂花真是香，妹妹折來送情郎……最後大根立起了，彷彿把割好的荳放在一堆，他看到三鳳遠遠走來。

兩個人都笑了。三鳳問他剛才唱的什麼，大根不回答。

『你會割荳嗎？三鳳，牛放在草地上不要緊的，你試試看，會不會弄破了你的手？』

『我會，我很喜歡割，有趣呢！』

『有趣？你們女人家是不會割的，這是苦生活，可憐不過的……』

『大根，這是什麼話，這生活算苦嗎？一個人出世那

有吃飯睡覺的，我就會，我什麼事都要幹，一點不覺得苦！』

『不苦？我一年拿你們家二十四塊錢，天天做這苦生活！』

『我呢？我一個錢也沒拿，一樣要做事！』

『你是富戶人家的媳婦，明年就做主婦了！』

『你怎麼老是這樣說？……快，我的牛跑了，大根，快去追回來。』

大根把牛追回了。他跑得那樣快，她覺得他的身子真可以佩服，這是秋天，也有些涼了，他仍然赤着縛，止穿一條小短褲。

「大根」她不知怎的，心理覺得缺乏一件東西，她非叫一聲大根，就覺不好過，但爲什麼叫大根呢，她也不明白。

『什麼事？』大根轉回頭，『你看我怎不說話？』

『你猜我心想說什麼？』她的腫子仍然不離開他，說話有些顫慄。

大根解僱了，是在三鳳被打的那天。

原因是那天早晨，在廚房裏大根摸了三鳳的臉，給那個福壽看見了，但村上的人却明顯的說，三鳳和大根相好

的，還有人親眼看見，在田間大根抱三鳳上牛背，大家都說毛家的風水退了。生個孩子不成人，娶個媳婦不入正，這是他租收得大緊的過失。

(三)

毛村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

從王村逃來的人說，王村的消息不好了，有錢的人早已逃光，沒有逃的被土匪架去，沒有架去的全殺死，官兵也都逃了，連長也打死了。

王村離毛村五十里，這消息是不會錯，下半天逃來毛村的愈多，有人說土匪有一千多，官兵則祇有一連，但確已打敗。

毛村的人都怕得發抖，福壽的父親忙把銀子埋在地下，把粟麥藏好，把貴重的東西都包好，面色發青。

但有一部人則主張不要跑。

三鳳從那天起關在一間小屋裏，這是毛家給她的懲罰，偷漢子，該關半年，不準她見男人，現在才兩個月，當然三鳳不知外面怎麼一回事，她止想大根，大根解僱到什麼地方去了？當兵？挑長担？另外幫別人？他會想到我？唉，這人真……他會跳河嗎？不會的，將來有……呵，大根……

近黃昏了，風聲愈緊起來。但毛村逃走的人始終是很少。原因是毛村人不多，大家都沒有錢，都靠種田吃飯，一逃開就無飯可吃，與其餓在別處，不如被他們殺死在毛村，這是毛村長的主張。

但福壽的父親呢？祇有他一家，是有錢人，照理，他是該逃的，然他也不逃，這是他捨不得把這些東西——十多倉的穀，十多袋麵粉，還有，不知多少的銀子，還有大水牛，病得要死的獨子。而且，他也很明白，如果一逃，馬上就沒有吃飯的鄰居來先挑米，搶東西，如果土匪不來，那東西不是白丟了嗎？即使來，也未必拿去，總之，他情願東西給土匪拿去，不願意給那些小狗子小三子來先搶，他決定。

晚飯吃過了，他聽到遠遠的號聲，還有馬跑的聲。

這老頭忙叫他的妻快躲開，自己則拿起一枝鳥鎗，在樓上的窗口對準路。

但細細一聽一點聲音也沒有，也沒有看到什麼，祇有晚秋的風，吹着竹林沙沙的響，楓葉一片片被秋風吹得滿地飛。還有幾個從王村逃難來的人，挑着担子向毛村走來。

他把鎗放下，叫妻出來守着門。

有人敲門了。

老頭的面孔又發青，又忙拿起鎗，對準門，不作一聲，但敲門聲愈急。

「誰？」他大胆的問，鎗則做起預備放的模樣。

「我，快開門！」

他聽出，這不是土匪，是隔壁的三伯伯，他忙開了門。

「你還不走？」

「不，我想不要緊。」

「對，我也想這一定是謠言，土匪沒有這本事，那有這樣快就把大兵打敗，這一定謠言。」三伯伯打了桿煙管的煙灰。

「謠言到不是，三伯，謠言有這多王村人逃來嗎？我想一定不，不過，不要緊。」

「不要緊？」三伯問。

「即使來，也大至會殺人！穀子這樣重，也不會來挑。」

「是，祇要平日做人好，天也會保佑，不會有災難，我想這是數，各有各的命，怎樣死是排定的。但做人要好，也不會怎樣……」三伯伯對他好像笑，說話像有刺。

「做人好！」三伯伯告辭後，這老頭自言自語的，「我



老毛就會問人家借米！」

一直到半夜一點鐘，毛老頭從夢中驚醒了！真的號聲吹得令人毛骨聳然，剛要去拿鎗，他那顫慄的手也拿不牢東西了，聽見門外『轟』的一聲，十幾個黑影就到他面前。

他被他們架去了，祇覺手和足都失了自由，架的人是誰也不知，架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總之，他神經麻木了。但床底下那隻又大又重的箱子是被那個矮小的人背去的，他到很明白。

三鳳在一間鎖着的房子喊起來。

三鳳也被架去了。但三鳳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搶親的吧！」她想。但看到房子着火了，她覺得事情不尋常，她想大哭，但一架到外面，看到許多兵士模樣的人，有洋彈，有洋槍，又有旗子，許多黑影在月亮下衝動。

她笑了，因架她的人裏面，有一個是大根。

八，二七，作

---

## 伊本納茲與少年西班牙之建立

---

楊昌溪

西班牙最近的民主革命成功，已經證明了文學與革命的連鎖和重要。從前西班牙人民和專制的政府都不相信筆有怎般偉大的力量，他們只相信刀槍是爭鬥和革命的武器，誰知一管筆是無上的利器。

西班牙去年革命的開始，純全是由文學家簽名發生的。所以，在革命未成功前，整個的民主革命家都是由文學家推動。不過，現存的文學家們雖然是看見了革命的成功，但他們對於從前努力於民主革命而被放逐，客死於巴黎的文學家「伊本納茲」(Ibanez 1867-1928) 的啓發和功績

是不能否認的。從他對於民主革命的努力，對於在歐戰時協助法國的熱誠和他的知識，事業與作品內容的廣博上說，現在的一批革命作家都是望塵莫及的。所以，去年民主革命成功後，革命政府爲了紀念他的功績計，特別在他的故鄉舉行七日的紀念，把他的住宅由國家改成了博物館，從前曾被政府搗毀的半身像，現在不但沒有人敢搗毀，而且成了國民的英雄。

「伊本納茲」以一九二八年死於巴黎的放逐生活中，在一九二七年冬天他還在領導本國北部的革命。在國際間因爲作品改製爲影片的關係，人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小說家，誰知他在「西班牙」國內却是一個永遠站在民衆方面，爲自由而奮鬥的革命戰士。他之所以「器俄」的關係，也便是爲了他與自己有同一的思想。雖然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但他對於民主主義的理論並不覺得自滿，每夜都要翻讀法國革命黨「路易，勃南」和「米希來」的著作和「徐雷士」底「法國革命史」。

他在研究之餘，覺得曾有過光榮的西班牙是沒落了，雄偉的年代過去了。因此，他常常想把君主和教士打倒來重建西班牙，使他在世界把已往的光榮恢復起來。但是，第一次反抗君主的暴動却因失敗而被捕，雖然後來逃到巴

黎，又由巴黎逃回本國，但他所決定的一個聯邦的急進共和國的計劃和努力却完全失敗了。繼後雖然又領起了好幾次的革命，但都被强有力的勢力壓制了。雖然西班牙屬地的南美洲小國族行的熱烈歡迎曾經興奮了他，使他決誓犧牲一切來完成「少年西班牙的光榮」，但是，他的努力還沒有得着良好的結果。不過，他之努力却給予了後來者的啓示，現在西班牙民主革命的成功，不得不追念他的努力。

他不但是熱愛自己的國家而想恢復「少年西班牙的光榮」和爭取已失去的自由，更是在歐洲時給予法國的助力，使成就了像「拜倫」給予「希臘」獨立那樣的偉舉。

他自從放棄了南美洲的墾殖事業而重新回到歐洲後，不久便發生了空前的世界大戰。他對於民主革命策源地和「露俄」的祖國所受的壓迫感着極大的刺激，所以，他毅然地對於旁觀的軍隊替「法蘭西」要求着正義的援助。在歐戰的四年中，而能在肉體和精神上以援助法國的國際學者中，「伊本納茲」算是最偉大的一個。他不但在口上說說罷了，大戰開始的前幾月，他幾乎每天都在法國的前線上。以後，他曾到德國偵探密佈的城去講演大戰的罪魁，他曾作了三大部小說來給予觀望的中立國以刺激，美國之所以加入協約國而為法國犧牲，「啓示錄的四騎士」刺激的力量是

很大的。

在歐戰告終的美國遊歷歸來後，他又蟄居在巴黎的旅館中創作那篇很著名的煽動人民攻擊專制君主的小說「暴露阿爾封斯十三世的真相」後來他決心把這書散佈在西班牙偏僻的小村莊去，自從用飛機載了幾十萬冊去發散後，民衆立刻起了革命的大暴動。

「伊本納茲」爲了要恢復少年西班牙的光榮，他不絕地鼓動民主革命。爲了南美洲西班牙舊領土所給予的刺激，他引起了對於祖國過去的懷念，覺得光榮的祖國已行沒落了。爲了人類的自由，他不惜犧牲的協助法國。他說人們應當能夠爲理想而死，在他自己呢，雖然爲祖國的革命而遭了幾次的下獄和失敗，但是他甘願幹對財產充公，或至被逐國外，他都願意犧牲一切而贏換祖國革命的成功。革命政府現在對於他的尊崇，也便是爲了他的思想和行動所造成的偉大。

長襪與短裙

李四榮

(一)

在首都大戲院里，那天是初次開映明星公司最近的出品，『愛與死。』

距開映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因人多，我感到一種熱悶，爲了想換一換新鮮的空氣，於是我離開了坐位，在我剛走到戲院門口的時候：

突然，

迎面來了一個很熟的女人，

——哦！是她，是她，

我立時避開了她的視線。

轉來，我忍不住的，低低的向梯說了，

——怎麼？她來了麼？我去看她！

悌像瘋狂了一般，我未及將他拉住，他就很迅速向那個女子的身後追去了，

.....

(二)

值得回憶的：

那是在三年前，地點在南京，時間是一個柳綠草芳的暮春。

我之認識她，是在一個友人家的筵席上，由於蕙姐的介紹。

自從這一次……的會面，後來因為有種種機緣的湊合，我們便時相過從。

因為我在南京的住地時遷，我的信件都是請求她代轉。

她是已經和一個中學生訂了婚的，而且還是由友誼而達到長時期的愛戀，但是自從和我認識以後，聽蕙姐說：她忽然一變了她往昔的態度，對於我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好感，

我真不相信，我有使她迷戀的地方，但她迷戀於我，也確是一種事實。

常常獨個人到我的住處來。

而且；在沒有第三者在傍的時候，她便嬌媚地用着她的手，或者縱聲的談着，一些迷人心魂的話，

我受着她有力的誘惑，有很多次了。

有一天我得着一封來信，這信是發自本京的，陌生的字跡，寥寥的幾句，上面都是一些緊張的言詞，說算是對我下一種嚴重的警告，叫我和澄華女士立時斷絕來往，否則……

末後，是用筆畫了一隻，頗含有一種恐駭意味的手槍。

哦！澄華女士。對！原來這信是爲了她，那與我轉信的，似小花蛇兒一般妖蕩，似乎正迷戀着我的那個女人。

無疑地，這信是她的未婚夫所發，

真是冤枉，我蒙了一種難以剖白的罪名。

到下午，我寫了一封長的信給她，這還算是我的第一次。在信上，我說了很多的話，我婉轉的向她說明，我們是不能再往來的了，雖然，我們的關係，是一種友誼上的交遊，是非常純潔，但是，飛短流長，人言可畏，處在這一個反動的時代里，我們是不能不有所規避的，末後，我又告訴她，其實這些她是早知道，我對她說，我已經是訂過婚的人，我再也沒有資格同另一個女性戀愛的。



這信發出去以後，她果然不來了。

但在一星期後，那是一個下午，她忽然又獨自一個人到了我的住處，她那天似乎喝了一點酒，也許是熱了，她的兩頰暈紅，態度比往日還要放縱，她走進屋，就脫了她的短衣和繫在腰間的青裙，她對我說，她是特來看我的。

那時，我記得正是五月，溫和的天氣，醉人的南風，她那天，那一種愉快瀟灑的風度，猶其是她一進門，就以清脆的聲音唱着；

——艷陽天，芳草地！

唱時更把她的腰肢向後，仰得灣灣的，偏了頭，充分表示出那一種都市姑娘所特有的妖媚。

我是沉默着，我坐在芭蕉闊葉所蔭庇了的窗下，而她是活潑極了，她不提起什麼社會問題，或國家大事，也不說起關於我與她那封信的事情，她祇絮絮的，說她近來的生活，

不久，她就倒向我的床上，同時她發現了我的朋友鐘琦君，所暫留在我這裡的一包什物，她折開一看，是三雙長統女絲襪，因此她歡叫了起來說，

——這是買給我的麼？榮！

說了這話之後，似乎又想起了什麼，她於是嚴肅了面

孔，

——哦！我知道了，你送給你的未婚妻的，不過；那太遠了一點，榮！你爲什麼不接她到南京來哩？

說到這里，她又如衝出了雲圍的月亮，現出快樂的樣子。面容重新光輝了起來，

——哦！奧覺仙，好一個漂亮動人的名字，格格格……

她帶着譏刺的，似含有幾分醋意的，在放肆的狂笑。

過後；出乎我的意料外，那簡直是一種瘋狂的態度，她坐在我的床上脫下她那一雙粉紅長統的絲襪，她把我朋友鍾琦君所寄存着的絲襪穿上了，

之後，她更要我也睡到床上，

望上帝原諒，她緊緊的把我摟住了。

我不忍心毅然的拒絕了她，

從她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香氣，我全身忽然衝動着一種心癢難搔的熱力，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的心祇是卜卜卜的跳動，她那一雙風騷勾人的眼睛，和聳在胸前的那一對高高的肥乳，猶其是她裸了半身，露着里面猩紅的裹服，與及那一雙渾圓的，富有曲線正勾厭着我後臀的腿肚……

我理智似乎還在有力的命令着我，我知道這是一種罪過。

我看見她那一雙火熱的眼睛，眼睛里，正潛流着一種慌張的慾求……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前天那一封陌生的來信，和信上那一支駭人的手槍，我又想起了遠在千里的覺仙，又想到覺仙的哥哥悌，爲了這事而曾經發來一封含有責怪和譏刺的信……

這些，都使我感到一種惶懼！

因此，我就推說我要喝茶，而從她的懷抱里逃出了。

我便中酌了一杯茶遞給她，我就借着換換空氣的題目，走向房門外去，

我是悄悄的，我就隱躲在芭蕉的闊葉下。

我是在靜看她的舉動。

約十分鐘左右，她曾經一度的探頭到房外看望過，那時候，夕陽已掠過萬家參差的屋頂，快近黃昏了，

我是在猜想，她大概在惱恨我，

但是請上帝原諒我，我雖是殘忍的，設法在對付一個熱情奔放浪漫不羈的少女！但爲了，不忍在一張潔白無垢的素紙上寫些不美的詩句，我因此，不惜把這已排成的喜劇輟演了。

不久，她又走到房外，並且一直走向大門上那邊去，

似乎又是看望我，

我在想，第二步又將怎樣的對付他哩？我在她神志清明的時候，我用一種正義的言語來責備她，或者寫一封長信向她說明我的衷處……

在芭蕉闊葉的下面，我是在靜想着，似乎已站立了很久而她還沒有進來，但我不相信她走了的，因為我分明看見她仍是短短的白衣，並沒有繫上那一條脫了的青裙。

哦！我是想使她的心恢復了平靜，使她的理智有了作用時，再去看她，我不忍心，以如此不合理的舉動來規避她的，但她許久都沒有進來，夜色暗了下來，我房間里的電燈也亮了。

我心里懷疑她還在大門外，我於是就一直走向那里去看她，但是那里哪有她的影子哩？寂寥的深巷，祇有一二輛沒有載人的包車經過，

回到房里，一切都沒有變動，惟床上枕被的凌亂，又喚起了我數小時前的舊夢，

在床頭上，我發現了她留在這裏的短裙，和那一雙粉紅色的長襪，

哦！這是什麼意思哩？我用手抓住了頭髮，我癡立了許久，

事後，我就很久沒有會見她，我也不願意再寫信去，她也就不再來我的住處了。

聽蕙姐說，她就在那年的秋天和人結了婚，同她的小丈夫住在什麼王府園里，當然的，新婚的濃趣，她再不會想起那些，足以使她發氣的故事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偶在箱里發現了她遺留在我這裏的短裙，那時候，不知道憑了一種什麼理由？我把這短裙用郵寄給覺仙了。

那一雙粉紅色的長襪，說來真好笑！就在那一年的夏天，給覺仙的哥哥悌，用來朝夕的穿在腳上。

### (三)

別了多年的她，萬不料又偶爾的會着了，身體是比前要強壯了些，胸前雙乳的顫動，和肥臀的扭擺，是充分表示着她已是成熟的少婦了。

她身傍伴着一個年在廿五歲左右的男子，由他們那一種親密的情狀看來，我已證明了那正是她的丈夫，悌跑回來對我說：

——真難得！真難得！我早已慕名的澄華女士，萬不想今天看到了？榮！你敢不敢去招呼她哩？

我祇笑着，

——你這一點勇氣都沒有麼？

我仍不答應他的話。

——設若當年，你真的同她發生了關係時……

悌說到這里，忽然笑着不說了，

電影開映的中間，我腦里盡記起那一些往事，對於愛與死究竟是一個什麼情節，在我自己是一點也不明白，出電影戲院的時候，我深恐怕和她會見，

在人衆中擠了出來，我緊拉了悌的手，趕快的上了第二路公共汽車。

(完)

### 色 與 文 學

紅色文學……是共產黨利用以宣傳他們的共產主義的。

黑色文學……是無政府主義黨用以鼓吹他們的社會主義的。

白色文學……是人道主義者藉以傳佈他們和平主義的。

綠色文學……是世界語學者用來提倡世界主義的。

青色文學……是中國國民黨黨員中幾個愛好文藝的青年想創造來以普及三民主義的。

灰色文學……是頹廢派文人的創作多少帶些悲哀的憧憬。

紫色文學……是描寫戀愛的享樂的作品。

(金素兮)

# (編主可今曾) 新時代月刊

## 錄日期二第卷三第

成功與成名 文  
 一九三二年中國新興  
 戲劇運動展望  
 求索  
 壞慘死的劉夢瑩女士  
 \* 小說  
 雨  
 文藝風景  
 退伍  
 阿和  
 旅伴  
 社會落伍者  
 三個大學生(續)  
 \* 詩  
 讀承道的詩  
 我的心

曾今可  
 王悲蟬  
 盧劍波  
 崔萬秋  
 沈從文  
 王墳  
 曾今可  
 沈紫曼  
 艾蕪  
 楊昌溪譯  
 袁牧之  
 柳亞子  
 曾今可

風之歌  
 森林之夢  
 一心之戀  
 變  
 污  
 春天的迷夢  
 夜  
 失足  
 戰爭的頌歌  
 相遇  
 落花  
 夜雨  
 殘痕  
 \* 文壇消息  
 世界最近的文壇  
 國內文壇消息

曾今可  
 孫桂訊  
 王一心  
 王一心  
 惠留芳  
 惠留芳  
 邵星娥  
 鷓鴣  
 鷓鴣  
 胡鵠  
 問秋  
 劉浪  
 吳洛芷  
 賈玉剛  
 潘修桐  
 裳

每全 冊二 兩元 角四 上海新時代書局印行

## 勤務兵與其主人

曹 劍 萍

星期六下午五點還差十來分的時候，勤務兵金永森從馬廄裏牽出一匹高大的白馬來，馬毛顯着蒼褐色的憔悴，然而馬身是壯健的，他牽到一所西洋式中國房子的前面，配上了鞍轡，刷了刷馬身上的浮泥，一切都停當了，便跑到一扇玻璃窗的下面，伸着頭向內叫道：

「吳指導員！馬弄停當了。」

叫過了，照例，還要再等十來分鐘吳指導員才能出來



，於是，金永森便再回身看看馬的鞍轡，用手去拍拍馬的頸項。口裏不覺念着：

「考慮考慮嗎？廢話！」

這時坐在窗內的政治指導員陸軍上尉爲吳克同志，一面整理着公事桌上的公文，一件一件的向皮包裹塞，一面却在想着什麼心事，眼珠裏現着籌思的樣子。

吳克同志在上一個禮拜六的下午，已經和一位女士結了婚，新夫人自然是美麗的，吳克同志非常滿意，他覺得有像一下子被升爲上校政治部主任一樣的快樂，甜蜜和幸福，竟長起一對小小的銀色翅，輕輕地飛到他身上了。愛着他的新夫人，愛着他的新組織起來的美滿的家庭，他的新夫人既美麗，又賢淑，雖年青，然而有才幹，不信嗎，短短的一禮拜工夫已經顯出能力來了，她處置着一個家庭，弄得井井有條，譬如日間十二點鐘的時候，應該吃午飯，髒了的衣服，送出去洗，不穿的衣服需要在櫥裏掛起來，……………在這裏，吳克同志忽然憐惜起他的新夫人來了，他的夫人的身子非常嬌弱，而家庭裏的全事務又太繁劇了，如果長此下去，不是要累壞了她嗎？吳克同志想着，不覺嘆息道：

「我應該怎樣替她分勞呢？雇一個老媽子嗎？」

然而陸軍上尉吳克同志每月的薪俸，祇有八十元，他不敢雇老媽子，他需要多些錢下來陪夫人去看影戲，或者做一件最時髦的女外套。

時間輕輕地滑過，總是乘人不備的，現在已經有五點十五分了。桌子上的公文，都已塞進了皮包，他又看見金永森的黑頭，帶着金黃色的夕陽，在窗框子外面探了一下。吳克同志忽然微笑起來，像青天的遠處，悠悠飛來一縷白雲似的，靜穆的面容被白雲劃開了，他輕快地立起了身，把鼓鼓的皮包挾在肘下。

吳克同志走出室外，陽光掠過了她的領章，上面有一條銅線，橫貫着三顆銅星，灼閃地發着光。金永森端正地牽着馬絡頭立在階下，再拍了拍馬鞍子，表示着已經十分平穩，但吳克同志却不就騎，祇吩咐道：

「跟我來！」

說罷，一隻長馬靴沙沙地在地面上響起來，金永森牽着馬跟在後面。

這裏是一片黃沙的廣場，剛才吳克同志出來的那座西洋式中國房子，是被丟在廣場的一角，廣場的四周有矮牆，沿馬路的一面，搭起一個門樓，算是轅門。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師第×旅第×團的團部，就是此地，每天早上六

點鐘的時候，總聽得在這場裏叫着：

「開步——走！一二一……」

接着是瞿瞿的叫子聲。

金永森牽着馬跟在後面，遠遠地看見大門口的兩個守衛，好像石像似的立在那裏，他整了整衣，挺了挺胸，預備去接受他們暴雷也似的喊聲，「敬禮」。金永森聽到這種在他耳邊轟着的聲音，他感着驕傲，愉悅和榮譽，雖然這種榮譽是屬於他的主人吳克同志而非屬於一個勤務兵的，但金永森很愛護着吳指導員，崇拜而且服從他，便輕輕地將這種榮譽分到自己身下來，僕以主榮，這是毋須「考慮」的事。

暴雷打過了，金永森和他的吳指導員出了大門。吳克同志接過了馬絡頭，將皮包交給金永森，一翻身上馬，把屁股正了正，坐得穩定了，顯着十分雄赳赳的氣概，金永森覺得很滿意，問道：

「出城去馳馬嗎？」

吳克同志在結婚以前是住在團部裏的，每天下午辦完了公，總要出城去馳一回馬，再回來吃飯。結婚以後，這個例子取消了，他已經有六天不出城了。

「不，回到家裏去！」

「我呢？」

「你今天仍舊跟我回去！」

「我要考慮……」

吳克同志看了他一眼，不睬他，催着馬走起來了，金永森自己也覺得好笑，跟着走。

在路上，騎在馬上的吳克同志，要比坐包車的人高半個身子，却比坐汽車的人高大半個身子，走着的金永森，自然比坐汽車的低，坐包車的更低，但他却覺得都要比這批人至少高半個頭。

僕以主高，不是嗎？金永森以此覺得非常快樂。汽車和包車迎面而來，也從後面趕過去，他迅速地把它們與吳指導員，騎着那匹白馬以及自己對比着，他笑了。但他覺得還有一個缺點，吳克同志沒有將馬放到路中心去，祇沿着邊走。

忽然吳克同志在馬上回頭來叫着金永森，說道：

「金永森！從明天起，你不用跟我到團部去了，祇在家服侍太太好了！」

服侍太太！金永森感着惘然的厭惡，「考慮」便又脫口而出。

「這，讓我考慮考慮！」

吳克同志一向來很喜歡金永森的誠實，像逗小孩子似的玩着他，現在聽見金永森的考慮又來了，便大喝道：

「什麼！讓你考慮考慮……」

立刻，接下去的是非常柔和的聲音。

「……在團部和在我家做事情不是一樣的嗎？太太很和氣，同我差不多，你好好的去服侍她罷！」

金永森記起了吳克同志結婚的那天，他也在那裏幫忙，一陣樂聲，奏得金永森有些暖和的迷惘，銀色的絲帶，淡綠的上衣，黑的禮服，金黃的鞋子，褐的紫的青的白的……替金永森幻成了一朵五顏六色的大花朵……但是，他在輕紗底下看見了新娘的臉蛋了，他覺得粉塗得太白，眉毛又畫得太濃，眼烏珠有些向上斜，兩顴骨也高了些，他馬上覺得有些不快活，他不歡喜看這種女人臉，這不算美，這是「賤相」，他不明白吳指導員，為什麼要娶這個女人。

現在，就是叫他去專門服侍這位太太，金永森不免咕嚕了一陣，但還是跟着走。

不一會，吳克同志的家到了，新夫人李梅麗正立在門口迎接着他們，吳克同志見了，相隔還有四五十步路，立刻翻下馬來，將馬絡頭遞給了金永森，張着兩手奔過去。

「梅麗！」

「阿克呀！你爲什麼到這時候才回來——才回來呢？」

「吳克同志剛要過去執住她的兩臂，她亦很快的轉過身子進門去了，吳克同志便垂手跟着，一面回頭來向金永森叫道：

「把馬牽到院子裏來。」

吳克同志和李梅麗夫人有兩間房子，是向整天嘴裏嘖咕着的張老太太租來的，一間堂屋和一間正廂。

他們走進房間以內，吳克同志聞到了，已經聞了六天的新木器的漆香，他快樂極了，親了親梅麗夫人的頭髮，說道：

「梅麗！你今天又苦了一天了，我怎樣能夠安心呢，我現在已經叫金永森來專門服侍你了，明天叫他不用到團部去，好嗎？梅麗！」

「啊呀，阿克呀，我並不苦，我不過手上已經起了些硬繭罷了。」

於是吳克同志憐惜地摸摸她的手。

這時金永森已經牽好了馬，坐在堂屋裏了，他聽着他們的談話，覺得太太的聲音特別嬌媚得刺耳難聽，他心裏又想道：「正是賤相，說話這樣妖，服侍他嗎，須要考慮考慮！」

到七點鐘的時候，吳克同志想吃晚飯，便隔着門帘向草屋裏喊出來：

「金永森，你替太太去灶下生起火來罷！」

「哦！」

「不——」

李梅麗夫人要表現她的才幹，頭腦縝密和家務慣熟，她撥開了金永森重濁的哦音，掀起門帘，立到門檻上來，她道：

「金永森呀！你先上街去買些菜，再去生火——生火吧！」

說着門帘又動了一下，金永森眼裏的賤相隱進去，接着是吳克同志的手從門帘裏伸出來，指頭間夾着一張中國銀行的一元鈔票。

「金永森呀！買一罐沙丁魚，一罐淡牛奶！幾顆菜。記得嗎？沙丁魚，淡牛奶，幾顆菜，快些去買來——買來！」

金永森走上前去從吳克同志的手裏接過了那張鈔票，心裏想道：

「看你的面子！」

想着便上街去了。

晚上，金永森替太太收拾過了廚房，便在草屋內打鋪

睡覺。吳克同志和李梅麗夫人在房內歡樂地談着話，李梅麗夫人間或妖聲妖氣的笑起來，聲音很高很刺耳，金永森聽了睡不着，心裏感到一種難過，他是心高氣傲的人，他以前是跟一個官僚做當差，他的主人文雅而又高貴，常常抹着鼻子低下的一撮小鬍子，回答着他的朋友，說道「這件事我暫時不能答復你，因為我還要考慮。」金永森的考慮這兩個字，便是從他那裏學來的，因為這兩個字簡易而且優美，顯得風雅，所以金永森把它說得滑溜了，他以前跟着這樣的主人，主人出去的時候受人敬重，他也感到工作的驕傲。後來革命軍來了，他的主人突然顯得憔悴和落寞，他便被人家介紹到團部裏來，撥給吳克同志當勤務兵，新主人是新式的英雄，常常氣昂昂的顯着不凡，他崇拜他，愛他；還有他自己也帶了軍帽，穿了灰色的軍服，雖然不是正式的武裝同志，也就差不多，自然，這樣他更感着工作的驕傲了。但是，現在會什麼叫他服侍一個女人，一個賤相呢，譬如走在路上，却讓一個女人走在他的前面，有多少屈辱呢，爲什麼呢？命中註定嗎？他不明白，他有些氣忿。

「帶了軍帽去服侍一個賤相，哼，廢話，我一定要考慮考慮……」



往後，金永森便睡着了。

第二天，吳克同志一早騎馬上團部去了，臨去的時候，吩咐着金永森：

「你好好的服侍太太罷！」

「唔——」

金永森看看吳克同志懇求似的臉，心裏想道：「放心吧，我今天看你的面子。」

九點多鐘，金永森聽見房間裏纏綿地響着，拖鞋擦在地板上，又移動着椅子，然後，一個嬌聲音喊出來道：

「金永森呀！你進來——進來！」

金永森走進了房間，他看了梅麗夫人一眼，頭髮蓬鬆着像亂草，滿臉粉油的汗斑，袒着胸脯，幾幾乎可以看見兩乳，有一種疏散了的香氣襲擊着金永森，「賤相，真是賤相！」

梅麗夫人閉着眼問道：

「金永森呀！你今年幾歲了？」

「什麼——唔，二十七歲了。」

「好！金永森呀！你替我倒好洗臉水！」

金永森很很的看了梅麗夫人一眼，她眼睛仍舊閉着，「看他的面子，」他慢慢的端起洗臉盆。

「金永森呀！你替我把化裝品來收拾過去！」

「唔——」

「金永森呀！你替我這雙鞋去刷一下灰！」

「唔——」

「金永森呀！你到門口去等着，看有什麼菜來告訴我！」

「唔——」

「金永森呀……金永森呀……金永森呀……」

這樣叫了一天，把金永森的頭都弄昏了。

晚上，吳克同志騎着馬回來，金永森親熱地跑上去接過了馬絡頭，在馬鞍子旁邊接下了皮包，他噓着一口大氣，笑了，吳克同志奇怪地溫和地看了他一眼，匆匆地跑進房去了。

「梅麗！梅麗！」

梅麗夫人坐在椅上不動，她正在看一本小說，她嬌媚地斜看了吳克同志一眼，隨手把書本擱在一旁，說道：

「阿克呀！你會什麼到這時候才回來——才回來呢！」

吳克同志除了帽子，在她旁邊坐下來，回答道：

「今天的事情很多，團長叫我到各營各連去視察了一次，忙了一整天。梅麗，金永森做事情做得怎麼樣？合你

的意嗎？這個人很好的！」

「這個人脾氣很頑強，但是，阿克呀！我能駕馭得他很聽話……………」

梅麗夫人得意地嬌聲笑起來：

「……………雖然省了許多力氣，但我也同樣的撩了心呢！金永森呀！我去燒晚飯——燒晚飯呀！」

金永森聽見了這些話，他氣起來了，重重的在堂屋裏吐了一口唾沫。

「呸——」

烏鴉在遠處的樹上叫着，馬路上人和車驟然擾亂了一下子，太陽沉到地平線下去，晚風掠過了人家的屋頂，霧降了，夜漸漸地濃重起來，一切都睡眠了，於是，時間又慢慢的帶人們到了光明底下，水車在石子路上軋軋響着，門口有人叫賣茉莉花……………一天天的，一面剛過去，一面却又在開始着。

第三天……………第四天……………

第五天，合當有事，在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李梅麗夫人叫金永森跟着她上街買東西，她走在前面，金永森垂頭喪氣的跟在後面，滿肚皮的不高興。

「倒霉，跟在一個賤相的女人後面。」

他恨恨的把一頂軍帽摘下，挾在手裏。

梅麗夫人在馬路上東張西望的走了一會，金永森咽着她散發出來的香氣，心裏不住的罵着「賤相」，這時，走來走去，梅麗夫人走到一家百貨公司裏去了，金永森無端的愈想愈生氣，却也跟着進去，百貨公司裏的夥計一個個把頭髮梳得光光的，他們嗤笑似地看了看金永森，却都過去兜攪着梅麗夫人了。

「賤相。」

梅麗夫人看了許多地方陳列着的貨樣，和夥計們爭着說着笑着，金永森祇立着不動，一會兒似乎東西買好了，他聽見她叫道：

「金永森呀！你過來——過來！」

他更生氣了，也不答應，恨恨地走過去。

「金永森呀！你替我拿着這雙鞋子，這雙鞋子我化了九塊錢呢！」

金永森也不響，接過了裝在盒子裏的一雙高跟皮鞋，他怒火中燒，他滿肚皮氣都發洩在上面，狠狠的把來向地下一摔。

「讓我考慮考慮，替他拿鞋子？廢話！」

說着，頭也不回的一直走出去了，他覺得有無窮怨氣

，要去找吳克同志吐一吐。

夥計們都奇怪地笑起來了，李梅麗夫人受了這種侮辱，羞得面紅過耳，她幾乎哭出來，鞋子也不要了，別的東西也不買了，跑出公司，坐上一輛人力車直往家拉，她面孔氣得鐵青。

吳克同志這時正在團部裏忙得不可開交，金永森惘惘然的走進去，沒頭沒腦的對他說道：

「吳指導員，我不能服侍太太了，我考慮過了。」

「什麼！你說什麼，我現在忙得很，你先回去罷，等我回來再說。」

五點多鐘，吳克同志騎馬回到了家裏，他明天要向第一營兵士去演講，他計議着一篇演辭的輪廓，這時他翻下了馬，却見金永森呆呆的坐在堂屋內，也不來接過馬絡頭，他急急地跑進房裏去，梅麗夫人也青着臉坐在那裏，沒有聽見她叫「阿克呀！」

「梅麗梅麗，你為何生氣，你對我說。」

「……………」

「梅麗梅麗，你告訴我，你為什麼這樣不快活！」

「你把金永森開除了再和你說。」

「什麼什麼？這是爲了什麼？梅麗，我不明白！」

「叫你把金永森開除了，你懂得我的話嗎？」

她生氣的更用力沉着臉。

「什麼，什麼，梅麗！金永森做壞了事嗎！好好，我明天叫他回到團部去，不要在這裏了！」

「不行，我不要他在你身邊，你快趕走了他！」

「啊真是，好好的爲了什麼？梅麗，我替你去罵他一頓替你消氣好嗎？」

「你趕走了他，你趕走了他，聽見嗎！還是不聽見！」

「梅麗梅麗，你何必與他去計較呢，放懷些罷，放懷些罷！」

梅麗夫人聽得吳克同志這樣說，她立刻嚶嚶地哭起來了，一面帶着哭音數落道：

「你也幫着勤務兵來欺我了，你這樣待我嗎，今天我去買鞋子，叫他拿回來，他竟敢當着許多人面前把鞋子摔在地下，凌辱着我，他是什麼人，你不替我出氣，你也幫着他來凌辱我了，你這樣待我，曷曷曷……」

於是吳克同志慌了，連忙央告道：

「梅麗，梅麗，你不要哭了，我聽你的話，聽你的話，我立刻把他趕出去，請你休息休息罷，不要哭了，哭得我心都亂了，真是，我一定聽你的話。」

梅麗夫人漸漸地停止流淚了，吳克同志用手去替她拭着眼淚，他憐惜極了。

停了一會，吳克同志掀着門帘出來，繃着臉大喝道：

「金永森，你這混賬東西，你不好好的服侍太太，你竟敢對她反動了，好大的胆子，你趕快替我滾出去，快些快些，走走，不要你在這裏，你明天不必來見我了。」

金永森惘然的立起來，也不回答，機械地走出去，吳克同志作勢趕在後面，出了大門趕到馬路，吳克同志緊走一步，一隻手拉住金永森的手臂，一隻手拍拍他的背，輕輕地說道：

「朋友，你明天仍舊好好的到團部來服侍我罷，我拚着雇一個老媽子了。」

吳克同志說完，急急的回進門裏去。

通紅的靛霞，映在金永森的臉上，微風吹動着樹上的葉子，汽車人力車很快的在他身旁擦過，遠處有人在哼着動聽的歌曲。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黃昏

劇本  
之與戲劇  
，一方面

**劇本與戲劇**

有如樂譜  
之與演奏  
，另一方面

向培良

面則如模型之與作成的畫。我沒有法子用簡單的言詞解釋這兩者間的關係，姑作如是譬語；這並不能十分恰如其份。

從戲劇，就是從表演方面看來，則劇本並不是完全的東西。從劇本之引導，走向戲劇藝術之完成，這其間還要加進許多要素。劇本，不過是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的戲劇



藝術的一個譜子。所以，劇本的基本形式是對話。

劇本裏其他一切，如佈景和動作之描寫，都非必要。作劇者寫的時候心目中自有一個舞台的影像；這影像由表演時完成之，他自己不必顧及，有些人在劇本裏寫下很詳細的舞台說明，那是爲談到劇本的人增加興趣而寫。其實最簡單的幾句已經夠了。

自從社會問題劇流行之後，劇本裏的題旨似乎變作很重要的了。一些無知識的批評家，在他講到表演時，也最先提出題旨來。因爲他們不知道劇本與戲劇的真正關係，豈不是同樣的向日葵，可以畫作熱情的也可以畫作頹廢的嗎？

必須明白了這一點，在選擇劇本，才不至於墮入流俗，墮入偏見。否則，只好永遠追逐在時髦的尾巴後面了。

一個劇本，在導演手裏，可以任意加以佈景，任意其角色着上何式衣服，任意照以燈光，但不能節脚和變更。演奏者不能任意變更一個音符與節拍。

不能嚴守導演的範圍，他所能做與不能做的範圍，則我國的戲劇永不會走上軌道的。唉，我們那些高明的導演者却慣會代劇作家執筆，刪改劇本，但他們却永不知道怎麼樣給他的劇本加以佈景和燈光，永不知道怎麼樣給

他的角色穿上衣服。

我們戲劇工人，應該放下筆，拿起鎚子，畫景布的刷子，剪刀。

此外尚有一問題爲人所疑慮，即：表演對於劇本是增加了什麼呢，還是損失了什麼呢。許多人以為表演會使劇本受損失，例如，說莎士比亞的劇本演起來總沒有讀時那麼吸引人。或，青島的回憶之國一幕總不能完全在舞台上表現出來。又有人以為表演會增加劇本底美麗，如說杜西的表演會給琪姚康陶以新的生命。而兩者實都是一偏之見。表演並不給劇本增加什麼也不損失其什麼，正如演奏不給樂譜增加或損失什麼一樣；尤不止此，意思還要深。劇本和表演實是兩種形式的藝術（說劇本是文學）各自有其獨立的完成。所以我們儘可以大胆演，不要怕我們卑微的手會給梅特林克或斯特林褒染上什麼污蹟；却不可妄想我們會給那些偉大的作者增加若干光榮。我們是在兩個界域內的。

戈登克雷，那位玩傀儡的老頭子，曾說將來的戲劇會要由一個頭腦而完成，那意思就說戲劇可以離開劇作家，不要那些寫成的文字。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我們很願意聽；而且，假如我們有力量，也想跟他走上前去。然而，

戈登克雷是在劇場中生長的，他的母親也是，則他是有權利說這話的。至於我們，我國的戲劇工人，應該先建立起我們的劇場，而且先要——演戲。

## 文人的怪癖

托爾斯太，貌並不揚，但却喜歡美，他終日站在鏡前，拚命裝飾，因此就成爲一個趣聞。

王爾德在任何時候，常把他手中的原稿紙，書信，撕得粉碎，捏成紙球，送進口中，這是他的奇癖。

盧騷嗅到了薔薇花香，就覺得其中藏有害他的毒藥，來他家的無論商人，理髮匠，茶房，他都以爲他們是含惡意的。

詩人哥利芝，他很愛寫詩，他的傑作，都在鴉片煙瀰漫中寫成的，但他自己則並不吸煙。

彌爾頓要橫在安樂椅上，才做出好詩來。

( 方昂 )

## 麗雲小姐

宋錦章

睡在露天的舞台上的麗雲，睜開媚眼，太陽已晒着屁股，想：時間又是六點鐘了，便一骨碌地，從兩塊用作睡場的松板上，很活潑的跳下了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舉目四顧，天是碧青無際，一幢幢的房屋，正浴在金色的陽光中，如鴿籠般的。這樣的景緻，使他又回憶起那昨晚的美景來：滿天閃閃的星斗，一輪圓圓的月兒，片片稀薄的浮雲，和陣陣微涼的秋風。……雖是新秋之晚，依然如夏夜那樣炎和，她從幾晚露睡而沒有受涼的結果上，證實了炎和的程度。

她審視了下還是健全的身體，笑了，在她的笑渦中，

已是瘦削而褪去蘋果色的臉龐，又輝發起來，顯着美麗。

——真的，在幾十萬人慘死中，留得這顆殘軀而又健全，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她這樣自言自語。

但寵愛她的父親姨母已是散失了，太太又是那麼酷虐，生活過不來，啊！究竟是不幸呀，這樣的想，淚珠又滾了出來。太陽往上已升了許多，她驀然憶起了本身的職務，便整了整衣服，走近主人的房間，輕輕地的，推開了房門，頭向裏探了一探，重復把門輕輕地扣上。

急切的下樓，提着鉛壺，從水缸裏取了滿壺的水，又經了很久的時分，把煤爐生着，水壺才放在爐上。

又復走上樓梯，探那主人和太太的動靜，而後執了掃把，掃那樓上下的地板。

——麗雲！麗雲！洗臉水呢！是主人的聲音。他對她的聲音，素向在溫柔中，含着微微粗暴的意味。

如聽了暴雷，驚惶地放下了未曾打掃完畢的掃把，忙給主人打水。

主人默默地洗着臉。

她呢，準備下樓去接做她未完的工作，但又聽見了太太的使喚：

——抱少爺！麗雲！

太太是她有生以來，唯一懼怕的人，只要找到她微末的錯失，甚至沒有錯過而和丈夫嘔氣時，她便是太太拳頭的靶子。所以太太才下命令，她已是馬不停蹄的奔向太太的房裏。

接了少爺，太太依然睡了下去。

主人霍地踏了進來，臉和晴天變成陰雨般的那樣變得難看。

——上辦公廳的時間已到，早飯還沒有煮，懶東西！主人罵着，她的嫩頰上，已着了一個巨靈的巴掌。

用手摩撫了一下那被打而感到熱刺刺的頰，便無聲無息地抱了少爺，下着樓，轉入廚房裏去。

刻把鐘的時間，稀飯煮成，滿足了主人肚腹的需要。

主人又向她睜了一個怒眼，才上他的辦公廳去。

她又復去探聽太太的動靜，太太正躺在床上，沒有睡熟。

——來！少爺抱到這裏來！太太見了她，這樣使喚。

——讓少爺再睡一下。你把馬桶快去倒了，衣服也去洗了，待我起來，還沒有辦了時，要撕你的！說着，太太又睡了下去。

她應着，很慌急的下了樓去。

這房子，才有了較長時間的沉默。

太太起身了，下着樓，瞥見那一堆掃集的穢物，和一具短短的掃把，靜靜地躺在地板上，這燃起了太太無名的怒火。

——忽！撕她的！愈弄愈壞，愈過愈懶了，連地都不掃，不給她教訓，還了得！

覓得了一根木棍，趕到屋外，把正在洗濯衣服的她，不問情由的擊打，脚也做了她臨時的戒棒。

她雖然竭盡其力的閃避，但有力的脚和沉重的木棍，雨點般的着了她嬌嫩的皮膚，牙齒流出了鮮紅的血，皮肉泛起了塊塊青紫的創痕，她抑止不住的放聲痛哭了。

她暗自尋思：自己小心翼翼地，勞動了一個清晨，還遭了一頓毒打，還得了——個貪懶的罪名。

這樣的受屈，使他憶起了雲生對着靜霞的一段談話：

「現在的世界，越是不勞動的人，越是享福，而且有權去壓迫勞動的人；愈是勞動的人，愈受壓迫而享不到些微的幸福。但實際上，勞動的人，是世界演進的發動機，沒有發動機，世界便會停止演進，甚而至於毀滅。勞動的地位，既這樣重要，而所得的幸福，較旁人為低，這種不平的事實，除非世界毀滅了，不然，終有一次會激起熱烈

的革命」

對！對！雲生的話，她以前嗤爲狂妄的，現在才感到是有相當的理由。

雲生是麗雲以前的略受教育的男僕，靜霞是她的婢女。在一年以前，麗雲還是上海富商的女兒。她的父親，在寶山路開茶食舖的，爲了善於經營的緣故，每年終是獲得大宗的盈利，又把這些盈利在閘北一帶購地建屋，到去年年底止，先後建築了十四幢洋房，租給住家舖戶，每月租金的收入，倒有五六千元。

家是在茶食舖後。爲了麗雲是她父親僅有的女兒，愛她如掌上明珠，所不幸的，她的母親，在她九歲時，棄了可愛的她，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這時只有兩個姨母，雖是她父親的姨太太，但爲了沒有生育，也是十分愛護她，因之，她成了他們家庭中唯一的珍物。物愈珍愈貴，人愈珍愈傲，她便傲視一切，連父親和姨母面前，任何難以辦到的事，也常用撒嬌或哭泣來要挾而得到最後的勝利。對雲生和靜霞，不容說，盡其力的壓迫，小姐的脾氣，在他們面前，也大發而特發，稍有不如意的事，雲生和靜霞，是她唾罵責斥的惟一對象。



在麗雲小姐的淫威下，雲生和靜霞的痛苦，真是如水之深，如火之熱。

但雲生雖已淪為卑賤的僕人，爲了受過相當的教育，頭腦非常清醒，性情也是剛強，所以當她責罵的時候，雖不敢回罵，也時常對着靜霞發着她剛才憶起的那種痛罵，故意使她聽見。她聽見了後，便引起了這樣的感想：難道對卑賤的婢僕，都不能壓迫？難道勞動的人，也去享受我們那樣的幸福？難道他們真能革命，革了命真的不受人壓迫？難道不勞動的人，便不是社會演進的發動機？呸！呸！完全是瘋狂的話。因之，她僅一笑置之，而且壓迫得更利害，例如到南市去，不給車資，使他們用兩足去跑；晚上故得睡後遲些，使他們守候；……

因之，他們時時的悲淚洗面。

雲生只是十九歲，大靜霞四歲，大麗雲小姐二歲，富有肌肉美，因之靜霞非常愛他。在先，靜霞見了雲生，只低俯着粉頸，紅滿着兩頰，羞怯的態度，是十足的；以後呢，漸次地接近，不感着羞澀；最後，竟謔浪嬉笑了。

雲生和靜霞在麗雲小姐那裏得到的痛苦，時常在這種謔浪嬉笑中消除。

姨太太每天到什麼公館裏去打牌，主人也因舖務，不

能時常的在家，因之，他們的謔浪嬉笑所顧忌的，只是枯守家中的麗雲小姐。

是去年暑天的一個中午，溫度升到了華氏百度以上，每天中睡的麗雲小姐，直躺在床上，電扇雖是開足了，但汗水依然的向外流淌。她屢次的強合着眼，睡神終於不肯輕易的降臨。

——熱死我，睡也睡不着了。她自言自語的說。

看看身上的綢衫，已濕成片片汗跡。

——不睡了。說着，她慢慢地卸下床來。

感到無聊，便在房間裏，打了幾個圓圈。以後又走近後窗，從後窗口，可以望見後園的全景：樹木森森，綠蔭片片，一叢叢的草，也長得齊齊整整，微風過處，草的披靡，有似碧綠的麥浪。

清脆的一陣笑聲，斷了他賞覽的心緒，於是，提起了聽覺，留意的聽去。

又是一陣輕微的笑聲，聽準是西北角上發來的，視線便轉向那西北角上去。

「啊呀」，她幾乎脫口而出，臉泛起了濃重的紅潮，頭也從窗口裏退了回來。

這時她是滿腹的氣憤，頰上的紅潮，退去了後，頰又

反變成了蒼白。很很地倒上床去，想閉上眼，忘却這種醜惡的事，可是已着了魔一般，眼簾裏始終印上一幅醜惡的圖畫：綠林深處的草地上，雲生和靜霞的醜惡動作。

笑聲又隱隱地傳來。

——停止吧！小姐的中睡，怕要醒了。她又聽見了靜霞的聲音。

——莫作聲！霞妹！……

這些刺耳的話語，使她的臉，一會兒紅，一會兒又白，心臟也別別的跳動。

想：立時去殺死這一隻沒廉恥的東西，但，辦得到嗎？——像她那樣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子。

於是，喪然若失。

片刻，房門嚮處，靜霞帶着笑臉，走了進來。

——小姐，起來了嗎？我去打水。

她凝視着靜霞蓬鬆得似亂草般的頭髮，一聲不作。

靜霞打了水，她便沒精打采的洗着臉，依然沒有作聲，臉也是反常的難看，靜霞以爲自己來遲了，在生她的氣。

她洗完了臉，重復一聲不作地倒在床上；靜霞走出了她的房間。

巧得很，父親這時回來了，看到她這副憂喪的神氣，驚異得幾乎掉下淚來，多方的安慰她，直待她吞吞吐吐的吐露了靜霞和雲生的豔史時，父親笑了起來。

——原來爲了這件小事，這件小事值不得你生氣。哈！哈！………好了，雲生，照你的意思，立時開革，靜霞，你愛怎麼辦，便怎麼辦。

父親走出了她的房間。

她呢，滿意的笑了，在她的笑意中，雲生背着包裹在她眼前瞥過。

雲生睜着一雙怒眼看着她

——我們勞動者，既受着你們有閒者嚴重的壓迫，連戀愛也受你們有閒者的干涉，而不能自由，戀愛是凡人必有的過程，難道勞動者不是人嗎？哼！看吧！將來必然有一次革命。

她常聽見雲生對着靜霞說些什麼革命，但這樣醜惡的事，也會牽涉到革命，難道一切，甚至這樣醜惡的事，都算是革命嗎？哼！沒廉恥的東西。

雲生走了。一個沒廉恥的東西走了，還有個呢，她想起了靜霞。

這時，正值靜霞走了進來，眼角裏留着些微的淚痕。

——什麼！哭了？是不是樂極生悲？！麗雲小姐的話，顯然含着諷刺的意味。

——沒有哭。小姐說我樂極生悲，我有什麼樂，我又有什麼悲，我不懂。

——不懂？！看吧，你背上還留着些泥跡，還有青草。說着，從靜霞的背上，拾下了那根青草，給靜霞瞧。

——看，這青草爬上你的背，是你樂的成績，現時淚痕掛在你眼角上，是你悲的表現，這不是樂極生悲嗎？

靜霞的臉，變成了爛桃般的紅，頸也紅得和秋天的晚霞一般。

靜霞做聲不得，悲楚之淚，已湧流上兩頰。

——沒廉恥的東西！是不是爲了你愛人走了，你哭？  
——給我跪下。

靜霞兩膝跪了下來，麗雲小姐便拿起了時常用到的木棍，又沒頭沒臉的痛擊。靜霞只是哀求和痛哭；雖也生得有兩手，因了自己是應受壓迫的人，沒有權力來反抗。

——緊閉三天，三天不許吃飯！

靜霞在麗雲小姐的命令下，被鎖禁在靜霞自己的臥房裏，在臥房裏，起先，是痛哭，以後聲嘶力竭而沒有了聲息。

緊閉的期限滿了，麗雲小姐用了鑰匙，去開那靜霞的房間。

「啊呀」，她脫口而出。靜霞已懸死在樑上，舌頭拖得長長，眼睛睜得圓圓，她驚駭得魂不附體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間。因之，生了一個月的病。

現在她自己也體驗到了勞動者的痛苦，感到這痛苦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了。

也領會了雲生的話「愈是勞動的人，愈受壓迫」是對的，是有至理。

她也曾和對門五金號的夥計，談過話，很巧的給太太瞧見了，挨了一頓打。

和男子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遑論「戀愛」，於是，又憶起雲生說的「勞動者沒有戀愛的自由」是正確了。

這時她對以前壓迫過的雲生和靜霞表示懺悔了。自己的一切，給日本兵炸完了，鬧北的房子，炸得乾淨，父親姨母，也散失了，只孤零零的留得了這個殘命，小姐的迷夢，自然不復給她過了，以後的生活，只有勞動的生活，但勞動的生活，是一切不自由的，是非人的呀！

就這樣的生活，過下去嗎？不能，絕對不能。

那麼，怎樣辦呢？

雲生說過：「要革命」。

對，要革命。

她想站起來，看看皮肉上青紫的創痕，想：從幾十萬人慘死中，留着的這顆殘軀，依然不能健全，依然沒有幸福，淚又止不住的流了；又看看天，天是青青，看看日，白日照耀，啊！在這青天白日下受着壓迫的勞動者，知有多少呢？能不能團結起來去革命呢？她是惘然。

太太猙獰的面目，又呈露在眼前。她無聲無息地勉強站了起來，又開始她的非人生活。

## 圈 欄 裏 的 羔 羊

絃 平

在都市一角嘈雜的小街裏，小販們在張開的傘下叫喚，熱得上蒸般的太陽，將傘的影子移照在地下，蔭護着王歪嘴的餛飩擔。一條狗也喘着氣在擔子旁邊臥着。人是擠進擠出的在太陽的淫威下活動。還有些人在糖糖攤和買冰淇淋荷蘭水的桶子上食着。菜販因為生意頂盛的早市過了，只在人家屋檐下閒談，這塊是很有趣集合的小市場，早上不僅是菜市場也是貧苦人的臨時的公共露天小食堂，一些貧苦的工人學生都是在這些糖糖攤餛飩擔上早餐。或者



幾餐都在這裏過日子的人都有。

街中除了幾家雜貨店之外，還有一家舊書店。理髮館，小飯館，因為有這許多應環境而生的店，把這小街形成得真是鬧熱。進街還分了幾條弄堂，裏面住的人物，更是複雜，長頭髮的藝術家，半開門拆爛污的私立小學校的教師，半吊子的律師。男女浪漫的學生和文藝家，野雞和小販，幾乎把所有的神祕籠罩在一條小街上了。算起來，住的人還要算學生佔多數，因為一出街的馬路上，便有幾個大學在附近。弄堂裏面的房子並不好，如過受不慣嘈雜的人，絕對住不慣的。一班在不同地位生活的人們，在這條神祕而又嘈雜的街裏，因為常見面的關係，差不多全是熟的。至低的程度，也可以稱得面善。

王歪嘴和他的妹妹，桂子，是住在左邊弄堂裏最末一家二樓的亭子間。房子到租了兩間分居着。不過桂子自然大家都認識她的；但也是大家喜歡而又最猜疑的一個女孩子。她好像只有十六七歲，烏黑的眸子在額前覆着的短髮下，像寶石地明亮。身材是很嬌小因為一對小辮子墜在肩上，更增加她的玲瓏。緊包着腰子的短洋布衫和露出臀部輪廓的黑褲，都使人對她的視線上增加趣味與誘惑。只是面色黃些。

她早上是到紗廠裏去做散工的，回來得很早，最啓人疑竇與妬忌與可憐感情的，便是她每夜華裝出去，有時還不回來。但是人家也曉得她家裏時常有放印子錢的人來鬧，並且她的樣子實在不淫蕩；然而她的行動，無論如何，總使人想到她是如何地墮落窟裏的人（？），同時還有人疑心她和王歪嘴的兄妹關係有點靠不住。不過同居的人都知道他們是分房住，況且王歪嘴成天歪着嘴不談話，愁紋滿臉的王歪嘴，決不會有什麼可笑的祕密。但是他們是淪陷在痛苦的波濤裏，却很少有人去猜呵！

夜來了，街頭還在亂動着。桂子亭了間裏慘黃的電燈也隨着夜的光波亮了。她將吃飽了飯在床上躺了半天的身子，坐起來舒伸了一下，便脫去了洋布短衫，露出了粉紅的小衣。黃的臂膀，還可以動人。她從黃了的帳子邊上，取下了一條掛着的絲質的單衫穿上，又將破圓桌上的鏡上拉過來，將香水和粉打上一點，然後輕掩着門下樓去，樓下的人，照常是用奇怪的眼光向她笑笑。

她走出了街，到她哥哥餛飩担子邊時，便站住了。用手做了一下，表示我要去了的意思，便走了。王歪嘴只悽然的點了點頭，望着他的妹妹走出街口。他頭上的紋一起

收縮起來。眼睛包含着眼淚。鍋裏的熱氣一陣沖上來，籠住他愁哭的臉。他担上安置的昏沈的小黃燈下，只有一句「咳！明天的錢。」的嘆聲從騰着的熱氣微呻出來。

他們兄妹倆在經濟的壓迫下，是誰都難知道的。本來照他們的收入，很夠他們生活。但是他們因為母親死的原因借了錢。那時他們還在鄉下，債主便是這A市放印子錢的，他們到A市來，也是爲了A市容易生活些，但是來A市的一切和生意的本錢，自然還不是向那債主借的。但是他們博得區區小利的生活，怎能還得清那利上加利盤剝的印子錢呢？他們是幾乎在兇狠臉如猴子似的管賬的老頭子眼光下，憔悴死了。她只有在工廠之外，用血肉之軀兼營着那賤業了。他們很希望快點償清那食人的債務，使她肉體的枷鎖解放，恢復桂子自由。

○○○○      ○○○○      ○○○○

弱小的桂子，已爲擁擠的電車從夜色裏帶到最鬧熱的十字街頭了。這條路是A市最囂張最下流的。當日退沒了大地之後，這路的罪惡，是隨着夜色騰沸起來，電車站旁的小報販，穿着襤褸的衣服，耳邊插着香煙頭拚命的嘶喚，戲院裏的鑼鼓，不住的在空氣中播動，路邊戴眼鏡滑頭式的算命先生拿一管尺在窗口裏又叫又拍。住在三四十個

銅板一夜小旅舍的小瀟三，也帶着他露天舞臺的法寶，粉筆紅假辮子，在馬路邊上演唱了，幾條專居旅館姑娘的弄堂裏鴉片氣味也漸漸濃厚起來。桂子便在這路上雜在一些油頭粉臉的野雞羣裏巡迴着。自然她是比有鴇母的自由些。她比較可以找合意點的人物，但她自己也決不會因此快樂。或者比其他的賣淫婦更憂愁。她早不是處女了。然而她能保持她少女的風格，因為她的靈魂是很純潔呵！但是法律和一切，決不會來讚美這操賤業的她的。

遊戲場她是不能去的，因為她沒有捐，她只有在街頭拍賣的資格。咳，人肉市場都要競爭的，一個可以夠資格的主顧的人來了，大家便擁上去，故意地溜着眼，笑着，做出那街頭的嬌態，羞自然不會顧，不能顧。

依理她在街頭的一羣中也算得很好看，動人憐。然而她去拉的兩個年青的主顧，都極力的避開她了。在街頭的人羣，無論她是如何地好看，或者清白。人們都是怕的，如蛇蝎般怕她們。除了工人，老流氓。浪漫的學生和阿木林之外，很少有人愛他們。一些高尚（？）的人說的不清潔和不貞的名譽，她們是整個實在地坦負於一身了。

夜漸漸地深了，一些拉着主顧的她們都回去了。大地上只留下殘餘的燈和建築物的窗口裏的黃燈，照在靜坐在路上等生意的黃包車。還沒有碰着生意，在石中發抖，

她們憂急難看的顏色，幾乎把粉敷着的臉，在淒涼的燈光下變相了。可憐她們弱小得如羔羊一般把自己的身體送上死地去，竟找一個蹂躪的屠夫都沒有。

桂子雖然是自由，但是有攔着她咽喉的經濟搗母在後面，也着急了。不住在路上蕩來蕩去，夜風使她背上感到異常地涼冷。

她想到今夜如果弄不到錢，明天那兇暴的猴子，不僅要摸她，強吻她，還要……而且不高興時，侮辱了還要錢，打她哥哥的嘴巴，甚至也要捉她們到巡捕房裏去。

她不能再想了，她的淚快要湧起來，現在她只須要拉到一個人，雖然她做這賤業，一樣受侮辱，但總不會像那老頭子兇狠。不過有時遇着流氓，也是會上當的，但是很少，她僥幸沒有遇到過。

在她悲恐憂急的時候，總算天不絕人之路。一個三十歲似的穿長衫的先生走來了。她不得不緊跟了上去，媚笑地做出實在動人憐的笑臉去獻給那人；那人也不是外行，將她胸前捏了一把。又將她臉上摸一下，一路和桂子調笑着走。弱小羔羊的桂子，帶着假笑的哀鳴，隨着這特意來尋開心的屠夫去了。

黑暗的街頭，一個瘦長的男子，攬抱着一個嬌小女子的腰，兩個影子向一家下等旅館中隱沒了。

##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

金素兮

朋友！知道我們現在處的什麼樣的時間？什麼樣的空間？帝國主義的太陽旗，會飄揚在我們領土之內，靠着初興新威的日本，他敢把鎗和礮向着我們的同胞放，九一八凶耗傳來，熱血還存在着的我們，學生奮而投軍，文藝家也在筆下寫出激昂慷慨的創作……事實這樣告訴我們，中華民族還有生存的希望，且慢，來看一看別國的愛國詩人怎樣。

一個真真的匈牙利人阿司奈特，是一個屠戶，但是感情的熱烈，未因屠戶而減少，他和一位屈洛克有唱歌天才的農女結婚後，在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第一點鐘誕生了這位匈牙利的

愛國詩人裴多菲。

當他在中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或許是天性的關係罷，常是和戲子來往，父親却不以為然，斷絕了他經濟來源，於是他第一次飄泊的旅行開始了，至撒耳梅枝到達柏斯忒，在國家戲院做極苦的工作來養活自己；幸而遇到親戚，暫時能過着他安適的生活，這時他開始做詩了。不過人情總是多勃谿的，生命的海內可怕的波濤，是很容易遇到，裴多菲受着親戚的厭棄，到沙布龐投軍，他的兵士生活，恐怕是從有兵以來沒有像他喜自由而掘強勇敢的一個兵士，過了一年半的軍營生活，忽然染了熱病，經醫生證明體弱退出軍隊，暫時的回到匈牙利。此後，一面在戲院當職務，一面在拍派高等學校裏讀書。直到一八四三年時，他專靠譯些英文詩和法文詩度日，這時他天真極了，有時描寫一個少女，還不敢在正面看，在側裏的贊美。後來到生活極苦痛時，衣服也不能暖其身，食物也不能飽其體，在生命垂危的一天，他帶了一身飢寒和一束歷年精血的詩稿，他自己也說像賭博樣要去見一位匈牙利的大名人，——大詩人馬洛司麥諦，看見這窮苦的孩子，爛漫的天才的詩，毅然把牠出版了。二十一歲那年是他生活的轉換點，他的天才，已經被許多人所認識了，在這短期間內，他竟成了一個最有名的人物。次年遭着第一次的憂愁，愛人死了

，有二十首的『扁柏枝』紀念她的死；爲着要想排遣這憂愁，所以在這年的秋季，有了一個匈牙利北部的旅行。二十四歲和裘麗亞春特萊結了婚，這是他顛簸的生命中，一個短時期的平靜。一八四八年以後，他所做的詩，顯然格外的政治傾向，把他政治的眼光，也溶在這詩裏，知道革命高潮正在醞釀，快要爆發了，他一首『國防』彷彿高士華綏一本『暴民』樣預言著世界大戰一樣的準確，一八四八年三月十日維也納革命起，也就是他的詩『國家』的證實，當第一個消息傳至匈京時，他又做了一篇“Talpra Magyar”向羣衆宣讀。

天性他是軍號裏過生活的人，當革命黨領袖葛蘇士，把革命軍的指揮權托於布蘭人邦將軍要向俄羅斯開拔的時光，他拋却了筆和紙，到充分發展他天性的戰場去了！次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敵人哥薩克兵所殺，年僅二十七。

我們的詩人很年青的在戰場死了！但他熱烈愛國的精神，不可磨滅的詩稿，却永恆的留在空間。

匈牙利極可紀念的四十年時代（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就是沉睡在迷惘中的民族精神，此刻被他喚醒了。——我們知道文藝家的責任多麼重大呵！——裴多菲的詩分析起來是這幾個因子：戀愛，愛國心，友誼，政治的批評，但是你們不必誤會，戀愛定是「靡靡之音」，假使專是在口頭喊幾聲「親愛的」「哥哥妹妹」，不是「色情狂」定是「



拜金狂」，那當然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真的愛——宇宙間最神聖最純潔的愛，却可以使你興奮，勉勵，積極，大思想家羅曼羅蘭也說：『愛情的失望，刮開了我的眼睛，使我認出革命的面目；愛情的獲得，增加了我的勇氣，使我更加明白革命的必要。』所以裴多菲很重視自己的戀愛，但是在他的詩裏說：『甯可拋却了我的戀愛，但是我要爲自由而犧牲。』和『上帝呵！永久不要把我匈牙利的名字兒，連潑在這樣一個可恥的死字下邊！』可見他的愛國心比着戀愛還要重要。

他的詩體是「主觀的」「抒情的」，（匈牙利的抒情詩復興也從他這時起。）他的詩所表現的是「人格的」「自然的」，就像敘事詩『使徒』，是一串事實的描寫，敘述處好像狄根斯，寫熱情處却像拜倫，寫心性時却又像拉馬丁，雖然客觀的枯寂的敘事詩，經他這樣佈置，也是生氣蓬勃，逼真畢肖的了！當讀他詩時，真像喝一杯興奮的葡萄酒，沒有一個青年人不會被他所激起的。民族的精神，祖國的赤心，在他的詩裏完全流露出來，但是好像爲人類，爲自由。他的投軍，畢竟完全滿腔酒不盡的熱血，愛國純潔的精誠，使他走到戰場，在世界的史籍上印下這樣一個馨香的盛名。

文藝家們！您們可以像裴多菲（Alexander Petofi 1823—1849）那樣爲民族爲祖國而幹一下嗎？

## 勞 燕

敖本凱

夢萍想起昨夜從王代表公館出來，夜，深黑的壓下，風，很頑皮的從遙遠的天涯，經過了巍峨的山峰，浩蕩的河流，廣闊的平原，深邃的幽谷，鬱鬱的森林，蒼綠的草坪，竄入熱鬧的都市，從貧民低矮的茅屋溜上資本家崇高的建築，以腐臭的陋巷，滾上彭彭的馬路，而來吹着他的單衣籠罩着的軀幹，似一利箭穿透了他的心，滿腹的秋風混集着剛才一肚皮的悶氣，使他憤怨，痛恨，悽涼，嗟吁……

夢萍用手向衣袋里一擦，尙有二毛小洋，不但不能維持明日的費用，而且明夜去滬的旅費尙是問題，怎麼辦呢？心里很悶，無法，呵，錢，真是蹂躪人了，他惱怒，十分的惱怒，索性抱玩弄主義，將這僅僅維持小資產階級門面的兩毛小洋雇了一輛包車回到寓所，一進門，浮生開口就問他向王代表兌錢得手否，他勉強的一笑，說得了二十元。浮生望見他那不暢快的面孔，知他又白走一次，一文莫名了，也滑稽的笑了一笑，繼着問他明夜決定去滬否，他說明朝的話明朝說，外面的風很大，早點睡罷。于是他倒向床里，瞑着雙眸。想睡，睡不熟。思潮雜亂的湧現，剛才王代表給予他的刺戟又隱隱輾來。

——日前應允兄台的貸款，刻因辦事處經濟太困難，連處內的伙食費都不能維持，所以十分對不住，要請兄台暫緩幾天來用。

——這本無什麼關係，不過我去滬在即，決定明夜上車，所以還是要請王代表眼前設法。

——這確無辦法，總請兄台恕我！

夢萍想着，心頭火起，自問也是天生一副傲骨，不圖在如此可鄙担着一副軍閥的代表作威作福的面孔耍官架的人前掉鞭話。而且王代表之來京作代表，推源究本，他也

負二分襄助之力。記得王代表當經營代表之時，謙恭溫和，笑臉迎人，使人一見就有點想爲他出力的樣子。他沒旅費去省城，樂於爲之從公費抽一筆款給他，因爲那時夢萍在C機關工作，既後，王代表的女孩沒有錢讀書，也曾設法爲之接濟。這些熱意，而今都成了一片飛逝的輕烟，呵，花開花落，日子一天不同一天，人也是一樣！假若春風吹動着他的心湖而揚起漣漪呀！他還會笑人太容易爲他利用了罷。

現在夢萍從秋風涼爽的枕上醒來，爲了在起床前總要臥着看一陣書底習慣，從枕下取出一本郁達夫全集，看着寫給無產文藝青年一封公開的信，聯想到昨夜的事，社會畸形發展的一切情形，引出他長長的嘆息。

——夢萍！你醒了嗎？

對面床上的浮生伸了一個懶腰，似乎是一種睡眠充足的表情。夢萍把書向枕上丟擲，向浮生說：

——我醒了許久，你看日影橫窗了，我們起來罷。

——好。

浮生撐起半個身子，把頭向窗上望望，隨即跳下床來，他看夢萍却仍躺着不動，他指着笑道：

——你怎麼不起來？快點起床，我們去用餐。

——我不去，那位飯店主人，一見面就談錢，我最討厭，我怕見他，你獨自去吃餐罷。

——怕什麼？我們給他一個相應不理，吃了再說，況且我們終歸不騙他的飯錢的。

夢萍沉默了片刻，想不去，覺得昨午吃了飯的肚皮很是空虛了，飢餓終於變更了他堅強的初意，一翻身跳下床

——好好，就走罷。

——不忙，還待洗臉。

——還要什麼臉？拿着臉去，真太難爲情了。他們打訕着一路的笑出門去。

這窮困的作樂，很能興奮人的勇往心，景胆怯的夢萍同浮生硬着頭皮到飯店吃了飯，他們歸來，似乎快樂些，因爲又度越一重難關。在寓所休息了半點鐘，夢萍約浮生出門去玩，在路上，浮生又問夢萍今夜去不去上海，他仍然說還未決定，其實他何嘗不想今夜就搭車起行，試問在如此情勢之下，這却使他不得不裝着十分的鎮靜了。

他們向夫子廟去，經過了資本主義彩色十足的太平路一帶，那是有華麗的建築，潔白的石油路，濺湧般的車馬，絡繹不斷的西裝少年和妙齡女郎，紅唇與媚眼的迸飛，白腿與臀部的曲波，熱的奔流，肉的美感，香的泛流，

心的震蕩，神的陶醉，他們深覺城市風光比鄉間要值戀得多了。他們無目的到了夫子廟，到了桃葉渡，到了烏衣巷，沿着六朝金粉曾經誇譽過的秦淮河畔，到了釣魚巷，一切罪惡的地方，一切可咀咒的所在，他們是不計較，盡量去賞玩，極端發展流浪的性質，以滿足心里的愉樂。

他們雖然是在鬧窮，不敢跨入咖啡店，電影院，京劇場，但，他們可以從另一方面取得愉樂，向不侵害別人自由的地方自由去尋覓愉樂，街頭的音樂，掠身而過的麗影，粉香混流的空氣，都能隨便的看，聽，吸……所以他們興高彩烈，倦遊歸來，已經是正午了，恰巧夢萍一位現在某處任職的朋友覃志華遣人送來一信，并附有二十元票洋。信這樣寫着：

——萍兄：

海上學校考期迫近，請速首途。奉洋二十元，聊裝行色，務希笑納。至兄此去，人地兩生，可即由航空快信飛達情瓊，兄明朝抵北站，當免却幾許麻煩。今夜弟羈於公務，恕不能相送上車，歉甚，諒宥。——

夢萍把信和洋放入袋里，隨即寫了一封信，用航快寄給情瓊，浮生又幫同夢萍將行李弄好後，同到一家酒店喝了二兩乾白，本來夢萍是不喝酒的，因為看見浮生此後一

人留京，淒涼孤處，寂寞的生活夠他去嘗食，雖然浮生並未怎樣呻吟，但他那不自然的神情，沉默的面孔，深深表露出內部的心曠了，所以夢萍想藉點酒來，把這別情離恨寂寥打破，誰知酒入愁腸更見愁，夢萍不獨想到同來天涯零落的浮生分別後的問題，而且感覺自己未來的飄渺莫測了。

離人的宴會，肉無味，酒不醉，話是淚，他們想藉酒討點麻醉，安慰，只有悽悵，悲憾，悵悵呵……。

夢萍從身旁掏出五元遞給浮生，他說準定到上海就設法與他兌款來維持生活，浮生睜大着眼睛覷着他，很感慨的說：

——你總是顧及着我呀！

他們深覺着患難中的甜蜜，窮苦者祇有窮苦者能給予同情，熱意，富者或權勢者分給窮苦者的是輕蔑，侮辱，怨毒，咒罵。……他們深深的嚼味着了。

夢萍，他們餐罷歸寓，已經是黑夜降臨，燈光遍地，閒談着，等待別離時間的逼來。

夜，已經九點，突然覃志華推門進來，他們驚喜非常

——志華！你說不來送我，怎麼又來呢？

——我因知道你是第一次坐火車，情形不熟，恐怕有許多麻煩，所以特別從百忙中抽暇跑來送你上車。

——謝謝你，華！

——不要客氣，行李收拾好麼？下關的火車快到，趁早去等候罷。

——已經弄好多久了。

於是夢萍和志華攜着行李動身了。浮生却躺在床上，用被蓋矇着頭說：

——我頭昏不送你了，萍！

夢萍知道浮生此時內心的煎難，痛苦，也許是哭了。想到一同飄流南來的，爲了各人意志的相殊，生活的不同，竟這樣輕輕的分手了，心里也覺慘然。

——浮生！再會！

——再……會！

浮生的音調是如此的硬澀說不出來，夢萍心里嘆息：

——可憐的朋友！你是孤零了！

志華替夢萍提着棉被，夢萍自己攜着箱子出門；夢萍要叫包車坐，志華說走小火車站不遠，就步行去罷，弄得夢萍不健強的體格，運着沉重的物件，咬着牙關，忍耐着痛苦，跟着志華一步一步踏着月光前進！

到了小火車站，時間才十點。下關的火車尙不能即刻進城，他們把行李放置月台上，蹲坐在箱面等候。這時中



天一輪明月，雲紗薄擁，清涼如水，而天空遼闊，雲海蒼茫。莫可測究，午夜風來，淒涼如泣，離情別意支配了全部的心靈。

在悵惘與淒涼中，默默的坐到十點一刻火車猶未見到，志華伸起身來說：

——火車爲什麼誤了時刻。

——那麼我們雇馬車去下關好了。

——可以。

於是周圍的馬車夫都聚到來說生意，開口要兩元；以爲是生客可欺，志華打着南京腔調與他們說價，結果，八毛小洋趕運去。

夢萍與志華坐上車子，馬蹄得得，車輪嘩喇，跋巖不停的向下關飛去，兩面街燈，在玻璃窗上迅速的閃過，白日經行的一街一巷也隨着隱逝在馬尾後了，呵，別了首都，別了首都，夢萍心中不勝感慨，而同坐之志華則在詳細告訴他車上的一切情形，要如何防範，如何處置，好似一個母親對於遺嫁的女兒那樣關心的囑咐。

十一點到了下關，片刻滬寧火車開到，志華把上車的手續替夢萍辦好，然後叫一位力夫將行李送上車，他們在月台邊握手道別，夢萍很悵惘的踱上車去，掉頭，燈光燦

爛中，一瞥眼，志華已捲沒了。

志華雖然在外飄流非止一次，但於火車上一切情形未曾經歷過，加以說着一口外地腔調，最易使人發生歧視，所以他一上車，心里十分緊張謹慎着。他坐在挨窗口一個位置，行李放置在頭頂板上，舉眼掃視四週，騷動的人頭，擠滿一車，幸好身旁坐着的是幾位學生模樣的少年人，心比較安適些。

車開始震動了，漸漸的，漸漸的，在軌道上飛去，耳邊風呼呼作響，窗外，因為在夜色蒼茫中物件難於認辨，淺草平橋，秋林綠野，一切幽美醉人的曲線風景，都無從領略，只有路旁直長的電桿和樹幹的黑影從眼角消逝了。

昨夜夢萍爲了小小的刺戟，是沒安眠得，現在車內顛動過久，疲倦強硬的向眼皮襲來，使他不能支持睡眠的高壓，他安適的一閉眼，却又想到頭上的行李，恐怕被竊，立即驚醒轉來，向頭上望望，又暗向左右的人望望，許多都熟睡着，他想自己是一位陌生人，又孤單，沒如此大胆去睡，所以眼皮幾度放下，又凝神的興奮醒來。

車在沿途停了幾次，上下的人也更換許多，至蘇州，夢萍身傍那幾位學生下車去了。另外來了一位秀媚絕倫的妙年女郎，她坐在他左手，穿着藍白條紋布的旗袍，蓬鬆的

頭髮襯出紅白的調勻的臉兒，和兩顆轉動伶俐有點驚人的眸子；她向他略略一瞥，却反身靠依在窗上，獨自沉默着。呵，好一位幽默的少女，蘇州的少女，他心里有點飄動。

在一段迷離的過程，度了幾許的時間，天，遙遠的東天下，輕輕的爆出了一線魚肚的白光，漸次的泛開，漸次的有一隻隻彩色的金箭，從水平線下一點射開。把黑的夜幕透穿了。……疎林，雀陣，茅屋，炊烟，小溪，曲徑，稻田，草坪……自然美妙的具備，一件一件從天涯列開。

曉風撲撲，新氣泛流，車中的人都一個個揉着夜眼，惺忪的睜開，向雲霧下的上海探望，同時每顆心都熱烈的期待「到了」的歡愉，久久寂寞的車中，又你一句我一句高談起來。

聲浪漸次的騰高，夢萍以為也是快到上海了，隨着一些女客們忙着換衣理物，其實仍坐了許久。

天涯一帶的房屋，漸漸的縮近，鐵道兩旁，分列着許多矮屋，是街市的景象，因為夢萍望見極多的力夫鵠立在道旁，同時心里疑懷，上海如何這樣不整齊，剛好對面一位老太婆詢問那位蘇州女郎：

——這是北站嗎？

——不是，是南翔呢。

她微笑的答覆，兩顆媚麗的梨窩又把夢萍的心輕輕挑動了一下。

車趨入繁集的人海里了，每位都嚴防扒手似的緊攔住物件，夢萍也學裝老上海，一語不發，是的，他那外方口音，開口就要惹歹人注意，只有含默，只有攜着行李。碰的一聲，車子停了，人聲如吼，擁上許多向客人手里奪行李的力夫，他們是那樣粗暴，不管你的允許，奪着就走，不注意，就失落了，夢萍知道這些，當其一隻生毛的大手伸上他的箱上時，他做一個油滑十足的怪臉，白眼一瞪。力夫以為他是內行家，一偏身走了，於是他自己攜着行李，隨着人潮捲下車來，一望剛才身旁那位蘇州姑娘已不見了，月台上有三個進門，中央的門來往鵠立的人特別多，他想來迎接他的倩瓊一定在里面，他於是安閒的進去，把行李放置在路旁，左右探望，至到六七分鐘之久，不見倩瓊的影子。起初，許多旅舍招待來向他接洽，他搖頭拒絕了，既後，他見倩瓊實在沒有來，只好從一位似乎還穿得漂亮的旅館待者手里接了客券，雇車向四馬路五馬路間一家旅舍去，沿街望見崇高偉大的建築，確實比故鄉的比南京的更雄壯些，但究竟不能符合他想像中是那麼美麗整

齊的，他對於東方的巴黎減少了一點信仰。到了旅館，突然發現被竊，囊里少了五元，他沉思的結果，明白下車時，那位蘇州女郎，挨近得很的原因了！唉，如此漂亮的人，却料不出是一個賊呀，現在夢萍身上的餘洋，不過十多元，僅夠兩三天的費用，假若不即刻會得倩瓊請其設法，現狀，那真無法維持去，於是行塵未拭，夢萍就出旅館去會倩瓊了。

出門向外一望，這是一條曲巷，折出去就到大街，他向屋角的黃包車夫一招手，跑來一位鼠目尖臉的勞動者。

——先生！到那里？

——呂班路，震旦大學去，價錢多少？

——六角，先生！

他明白受敲竹槓，但有什麼辦法？不坐車？初來上海分不出方向，而且忙於尋得倩瓊也只好硬着頭皮，還一個貴價：

——四角，

——要得，請坐上車。

當夢萍上車時，又重復的告訴車夫：

——呂班路震旦大學，注意！

——知道。

車夫駝着背，飛步前進，轉灣抹角，行了一陣，突然，將車停止，夢萍以爲到了目的地，誰知車夫却反身問他

——先生！請你把呂班路指示一下。

——我不知道，先前，你不是會說知道嗎？

——我以爲先生知道呢。

——哼！

夢萍冷笑不語，明白車夫放刁，但無奈其何，只有怒目視之，車夫却笑說：

——不要緊，待我去問便知。

夢萍望見他到一間店里，與店主談了幾句不懂的上海話，片刻，轉來，說已經問得，震旦大學在靜安寺路底，又將夢萍運到一條長大而幽邃的街，這街，兩側有秋風尚未醉紅的楓樹，綠葉俯蔭，清涼如水，陽光懶懶的從葉隙踈落在地上，似寫出值人醉戀的詩句，三三兩兩的妙齡女郎成羣的過去，又過來，又過去，似低飛梭舞的燕，混和在空氣里的粉香吹來，夢萍昨夜失眠的疲倦，受着異樣的刺戟，興奮而清爽了。正是心情怡樂時，車夫又把車停着說，那端似乎沒有學校了，夢萍十分的惱怒，質問他，呵，像這類不足憐而刁壞有餘的勞動者，他不怕質問，祇在如何騙錢，嗣後，他說只要肯給一元，他無論如何要尋

到震旦大學并且將夢萍送轉旅館，夢萍無法只得頷首應允。車夫的慾望滿足，所要求的震旦大學，不一刻，也就到達，夢萍下車去問門房，訪問倩瓊，門房告訴他，學校今日才開堂，學生尙未到齊，無從查問。夢萍怔了，沒法，只得留下一張來訪不遇的字條，交門房轉達，原車回到旅館，繼着又寄去一信。

天色漸漸又黑沉了，夜餐後，夢萍坐在房里，客窗寂寞，一燈熒熒，伴着孤影發悶，窗外秋風颯颯，落葉飄出輕細的聲音，一種單調的情意敲着他的心扉。

呵，秋，令人傷感的秋，似一條可怕的蛇！

年輕的人，當秋，無事總愛傷感，誰說秋無罪？他想起兩年前的秋，正是他握着一把母親的眼淚奔向天涯的道上，母親那時還很健康，以後，大約爲了兒子的飄零，老淚常時婆婆，心，似一隻半空斷絛的紙鳶，病，漸漸的發生，家人的來信，告訴老人是如何懸念他！只要望着天邊的雲朵，屋角的斜陽，檐前的明月，午夜星光，尤其是一隻隻秋雁飛向江南時，盼望着兒子早日歸去，眼淚隨着思潮灑下不少，他想母親太受折磨了，病爲他而生，淚爲他而流，心爲他而碎，健康爲他而毀，生命將爲他而摧殘，他也曾痛哭流涕，他也曾想跑回故鄉，終於受命運的主

幸，使母親隨一年一度的秋風悲涼繼續下去……

夢萍惱怒，怕秋，咀咒秋，秋！那副魁鬚的面孔，收着罷，從未給予流浪的他一絲好音，月前，正是秋風初拂柳絲時，落葉還未吹上人頭，故鄉飄來一點駭人的消息，一個夜劇場裏，夢萍的母親跌傷了腳踝；幾乎死去，經了特別的醫治，才是痊愈，然而形容是枯瘦了，精神是頹萎了，似乎是更老十年了，他的久羈戎行的哥哥，不怕迢迢萬里，從遼遠的山城，奔回家去，而他呢，只是迎着江南的秋風灑了一點眼淚，這一點眼淚即刻又被秋風掃乾，夢夢然又來到軟紅十丈的海上之城，他覺太對不住母親了，他又忍不住獨自的哭了，……

夜，沉寂了許久，市潮依然澎湃的滾來，但夢萍是疲倦極了，向床上睡去。

旅邸的臭虫每夜都樂於嚐不同而新鮮的肉味，夢萍剛睡下不久，幸福的臭虫，似潮水湧來，向他的身體總攻，起初，尚可忍耐，漸久竟把他煩擾得痛苦而跳起身來，將帳被一檢閱，成集團蠕動着的小動物，簡直不勝其剷除，不睡，兩夜失眠，支持不住了，睡下，滿身搔癢難堪，又坐起又睡下，至到天亮。

次晨，夢萍默念倩瓊望見昨日的信函，一定快來，靜



坐在房中等候，每一聽得門外的腳聲，或樓下人語的流來，神經電閃般轉到倩瓊的降臨，立即走出房門，樓邊去探望，及沒見着，又悵惘回到房里，這樣盼望一直到了午前十點鐘，倩瓊依然沒來，心里更形着急，焦愁，於是又雇車向震旦去訪問倩瓊，學校的門房仍說沒有見她來校，只得又跑回旅館，

夢萍摸摸囊里，只有十元，距考學校之期尚有幾天，如果倩瓊會不得，真要陷他入於絕境，腦里疼痛似裂，在房里不住的徘徊，終於躺在床上，他想到故鄉的甜境了，生活也不見得不圓滿，而且有纏綿的母愛，熱烈的友誼，明媚的風光，現在一切却都拋棄，來嘗天涯孤鴻的飄泊，唉！這只孤鴻在暴風雨之前夕，翅膀快將折斷，如何生存下去，在這荆棘的途中？

極度的思想後，漸漸的疲憊，朦朧中剛要閉上雙目，突聽得樓下傳來一個熟耳的聲音。

——喂，茶房，這里有一位姓張的客人嗎？

夢萍突然驚起，即刻跑向樓頭，呵，呵，是她，就是急於找尋底倩瓊到了，他真欣慰極了，急急的招手呼叫，

——倩瓊，我在這里！

倩瓊迅速的上樓來，互相緊緊的握着手，他們是數年

未見的朋友，這一刻，真有萬道溫泉在交流。只有快樂，只知道快樂。

倩瓊告訴他，因為接信過遲，而她又不知他會去學校，她去北四川路住時，忘記留話與門房，使他受了一陣驚慌，很抱歉，十分的抱歉。

之後，她問瓊萍為什麼來住如此的旅館，夢萍笑說：

——我不是貴人自然該住平民化的旅館。

——我不是這個意思，

——然則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上海野雞總會所，你大約不知上海福州路一帶的風味，想嚐試罷？

——呵呵……別開玩笑了，倩！我已是一只可憐的勞燕。

---

## 文學家的死

(一) 拜倫的晚年，參加希臘軍為祖國而奮鬥，軍事結束，他到海岸邊散步，在雨中划海船，得了熱病，於三十七歲那年便死了，他病得利害時常叫着：『前進呀！前

進呀！』臨死時他說：『一切都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這樣完結，而希臘，希臘呢？究竟成了一個什麼呢？』

(二) 雪萊於一八二二年和友人坐着有雪白布帆的船，從斯半基灣出發，船照耀於海波上，頗有詩意，但天氣熱，海上起了重霧，雪萊所乘的船，忽然不見了。

突然又起了大風，波濤怒吼，雪萊便這樣結果了生命。

(三) 歌德將死時，請兒媳伸出手來給他握，但誰知道他的意思呢？話沒有說出口，便到了另一個世界上。

(四) 杜斯拖夫斯基被捕後，拉到斷頭台上要槍斃，士兵的槍彈已裝好了，做了預備放的模樣。

忽然一個僧侶到了斷頭台，問誰願意懺悔，繼後有一個士官揮着白手乘馬疾馳而來，說皇帝有命令減刑一等。

杜斯拖夫斯基發了狂，被放逐於西伯利亞。(何雙璧)

暑	假	中
---	---	---

黃宗石

『回想起來都是很甜蜜的。』飽嘗過機械式的軍事教育和異鄉漂泊生涯的我，一旦回家去過那甜蜜的自由的充實的真摯的家庭生活，享受天倫團聚的真趣，雖然只有二十日的時光，却也值得我的回憶和記述了。

我是十九日動身廿三日到家的。在這短短的行程中，興起我不少的感想，特別的，當然是此次回家所得想像的慰安了！

我跨進大門，一陣飽含着愉快而喜悅的空氣中已經很清楚的聽到『大哥，你回來了！』這末一個特別覺得親愛，

熱情而且嬌嫩的聲音。喲，這不是我的弟弟，一個年紀僅僅十五歲的弟弟的聲音嗎？多麼漂亮啊，長了這許多了！當我看見他伶俐的小影帶着清脆像音樂一般的聲音，遠遠的跑來時，我這麼想着，不知不覺已走自己以前常住書房裏來了。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們也跟着進來。

『大哥，你幾時動身的呀，今天才到？』弟弟接着首先發問，活潑潑地在地板上跳着笑着，分明表示他的天真還沒有消失。

『我看你的信，以為你昨天就應該到了……』接着父親又這樣地笑着說，外面女僕送臉水進來。母親要她做什麼點心給我吃，停了一回，忽然弟弟驚異地問：

『大哥，你的頭髮呢？去年不是長長的……』他已經發現了我的光頭了，他吃吃的笑，同時又把閃電般的目光向我作嚴密的檢視，使我不好意思的面上一陣的紅暈，似已經足夠證明我是被一個小弟弟屈服了。——這是第一天的事。

第二天大清早起來，就有許多舊同學老朋友和親戚們來看我，我一一的和他們招呼，又謝謝他們的厚意，因為這是社會上的一種交際，雖然我已經充分的感到麻煩了。

第三四兩天，我把自己的書房再加以整理，又定了一

張功課表預備暑期內補習功課；每天又劃出一個充分時間，和弟弟到山水清幽的地方去遊玩。

x x x

一天我與弟弟預備上一座高山去，弟弟說：『我們帶一副畫器去吧？也許那裏有很好的景緻，』我欣然同意，於是他就帶了圖畫板顏色筆和熱水瓶。

走到山腰，一個樹木繁盛的山腰，他忽然停了步向我提議：『大哥，我們休息一回兒吧，這麼陰涼美麗的一個地方。』我當然又同意了，就擇了一個蔭處坐下，他呢向四面只細地望了一望，把熱水瓶交給我拿出畫版在一塊石上面作起畫來了。

『甚麼？真的作畫嗎，你？……』我問，手邊倒着開水又邊指着一個密密生長松樹，柳樹，水草和岩苔的大水巖下的一潭清水說：『是不是繪那處的景啊？多麼詩意的一個地方哩！』『哦，哦。』他只管把一枝筆在紙上打輪廓十分迅速底好像怕有什麼東西馬上消失掉的樣子不暇和我講話的應着。微微的風，慢慢的底從水面上吹來，一層一層的漣漪，翻起他那柔和而烏黑的橫散在額角上的細髮，露出一張細白而豐滿的小臉龐，秋水似的雙瞳，林擒紅的兩脰，更充分地表出天真純潔的美。『喲，此刻倘若他是她

……』我這末迅速地想着，不知不覺地微笑了，把身體靠近了他，輕輕地向他一吻，他也微笑了，那一對笑渦啊，簡直，雖然是男性，也會同樣教你看醉了的啊！我迷惑了，恍惚了，把身體向後一倒，靠在他的身邊模糊地睡着了。

x x x

這又是一天的一件事情。

炎熱的太陽，漸漸地失了權威向西邊沉下去了。天空中除了幾片淡淡的雲霞外，還有幾隻飛落伍了的青雁懶洋洋地飛着。涼風習習地吹來，震動了那槐樹柳樹上的秋蟬，吱吱地奏起自然的音樂：那兒，正是我和弟弟在一個田莊上散步的時候。

『風兒絲絲，樹葉兒搖搖，蟬兒吱吱，……』偉大的自然呀，到處這般幽閑！

x x x

『野草長滿了荒郊，A兒遊遍了四方，……』

造物的神奇呀，今朝又送我到此間！』

我正在這樣吟哦着時候，弟弟又喚我了：『大哥，過來呀，這裏有一潭清泉！』站在那邊洋洋得意似的。我馬上跑過去，並着他立在水邊，把身體上部灣到水面上去，

看那一對可愛的影兒，浮在水面上現出微微笑着的臉兒，無限地神祕。當他的影和我的影結合像接吻似的時候，他總把他的臉遮去我的臉，說：『瞧，我倆變做一個人了！』說了又切切的笑着，那迷人的笑渦，在水裏面更覺得可愛，『真的，我變爲你了！……好弟弟』我這麼着說，他又跑開去了。

× × ×

光陰飛也似的一天一天地過去，案頭掛着的那一本日曆一張一張的跟着飛下去，同時我內心愉悅的熱潮也一天一天隨之降低，我計算暑假只有五天了。回想當時學校裏將放假而未放假的情景，和歸心堅切；而今又和這甜蜜的家鄉，親愛的父母，天真浪漫的弟弟和妹妹再賦別離之曲，不禁索然底感到人生的虛偽，浮空，……

『你們在崎嶇的人生路上，  
追逐着，追逐着人們的足印，  
但是我始終懷疑了，  
你們是往那裏去的客人；

× × ×

『你輕易的送別了你的歲月，  
如敝屣般的拋却了青春，



但人怎能和花木一樣，  
——凋零後重得復新？

× × ×

『希望是一個誘人的少女，  
伊是站在人生路途的前處，  
但等你跑到那兒的時候，  
伊却又偷偷地隱去……』

× × ×

『生命的泉水是不住的噴，  
在建築着將來死亡的墓墳，  
但是我們始終有懷疑了，  
你們是那裏去的客人？』

唉！這，這不是我的寫照，誰？誰寫這一首詩故意嘲弄我？人生畢竟這般莫趣，離愁別緒充塞了我整個的心房。唉，捨不得呀我這家鄉的甜蜜！……

…… You speak to us of all that has Passed away, And of all that still die, But you say to us, 'Courage!'—and you promise us rest.

真的人生就是這樣無意義的嗎？不是的！我應該 Co-

urage ! 我應該為大多數沒有飯吃衣穿和屋住的窮人而 Courage，我要拯救他們起來啊，我不應該貪圖個人的美麗，舒適而忘掉這大多數有和我一樣的身體四肢和一樣的思想靈魂的親愛的同胞們在水深火熱中受罪，哀吟，在這資本家和軍閥的鐵蹄下爭扎，痛苦。——最後我這樣給自己解釋，才把心暫時安閑下來。

終於這一幕骨肉離散的情景演到目前來了。母親昨夜整夜替我收行李，父親和妹妹都怔怔地發呆，似乎嘆息這一次的別離更不知幾時再能相見；至於我那天真流露的弟弟呢，更其像受一次劇烈的打擊模樣十分不爽快。

『大哥……你珍重……啊！』

他最後發出這樣的一句極誠懇的話，我緊緊地握着他肥嫩的手，知覺全失了似的就動身走了。可是『大哥……你珍重啊！』這一個聲音，還依舊繚着我的耳鼓。

## 介紹日本電影教育參考書目

近來，有幾個——自然，就只有那麼幾個——喜歡研究電影教育底朋友，寫信來要我介紹一些參考書，關於這，我是十分高興的。因此，就將所知的幾本關於電影教育參考書目，介紹於後：（英文書目因難排，從略。編者。）

書名	著作者	發行所
教育映畫概論	橋高廣	明治圖書株式會社
映畫教育之實際與理論	宮川菊芳 星野長作	厚生閣書店
兒童與活 動寫真叢書	海野幸德	東京表現社
少年畫		少年保護協會 東京支部
映畫教育	日本文部省 社會教育課	東洋圖書株式會社
映畫與教化	仲木貞一	日本教育協會
英國底映 畫政策		日本新聞社
說明者講習 會講演錄		日本說明者協會
活底動寫真 知識真樂	小路玉一	誠文堂
現底代表裏 映的畫諸教 育題	橋高廣 東京市教育局 社會教育課	東京大東 出版社 同上

（徐公美）

平	淡	的	祭	奠
---	---	---	---	---

鄭 影 子

回到我寂寞的故鄉，走進陳舊的老家，那個很大而荒廢的野園的北角一叢綠色矮竹林中的父親墳墓，我每回回去是要憑弔的。在那父親的墓前，我很純潔，愉快，具有一顆孩子心般的，有時在剝落的石灰的坟上放上一兩束美麗的鮮花。

一次，是三月裏，愉快的季節，我和萍妹帶了二個可愛的孩子，從淡綠色的蘇州，經過上海，到了我們僻靜的故鄉，那一次我們專為祭奠而來，身旁除居住所用的行李之外，還帶了些蘇州特有的祭奠的禮物，萍妹很年輕，而

且有着活潑的孩子；因之，旅途上比了我獨自回到我故鄉要高興得多。

常居在蘇州的母親，年來日益衰老，這次雖然派我們年輕的一對兒媳到她中年時去世的丈夫坟前掃墓，但她在悲哀的回憶中，臉上依然現着微笑的漣。爲了她時刻把望的兒子已長成了，娶了一房很賢慧的媳婦，並且有了一對可愛的孫子伴她晚年的緣故，有時她的微笑也會變成感傷，這或許她回憶到過去被人過分凌辱的事吧！

我們到了老家，一年前招待我的松媽，照舊把我們安排好了房間，燒了幾個很小的雞蛋，充我們這整天在行路上的饑餓。

傍晚，安眠了小的孩子，便挽着妻，帶了五歲的菲兒到這荒野的大園裏慢步的走到一叢矮竹中，那裏有着我父親的坟墓，坟頭有一塊大的青石，足可坐我們三個人的身體，我們坐着，抱着膝，在父親的墓前守着傍晚。

『爹！你不是對我說過，祖父生時亦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麼？並且孫文先生做醫生的時候同他亦是一個很好的朋友麼。』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已經忘掉了同孩子們講過關於我父親的故事。今天五歲的菲用他殘小的手指，指着我父親的坟，半臉向着我，半臉向着他母親，打破了我和

妻正在相對的沉悶。我驟然亦悲傷起來了。

『不錯，可愛的孩子，祖父生時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我拍拍阿菲的頭，一面在想：

父親死時，我纔四歲，父親生平的生活我都不大明白，但在母親的談話間，知道父親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並且在父親的日記中，書籍中，信件中，能夠找到很多的地方，證實他是個好學者，他留學過英，法，日，德，比，意，俄……等國，十七歲離開了祖國，直到三十八歲纔從國外回來，那時他所交往的朋友，都是些名流，而且他供獻了幾部偉大的著作，在此數點上，又可證明我父親是一個很富於思想的人。

想到這裏，我反問自己，誰在和我作這無聊的辯護呢？並且我自悔不應該告訴孩子們祖父是同孫文先生做過朋友的，孩子們有虛榮心，假使他們在每個同伴前說着我的祖父是孫文先生的朋友！那豈不是成了笑話，一則對於已故的孫文先生很是不好，二則連想到自己要被人鄙視。難道靠着孫文先生一點灣腳可以做個什麼大官麼？

萍兒我癡了般的望着綠色的短竹出神，用她的手輕輕的在我肩上一拍，正值我想着了可憐的父親因之被她拍出了眼淚。

『梅，你又在悲傷你的父親麼？雖然這次來，預料是免不了要悲傷的，不過在這淒涼的傍晚不要過分再去悲傷了，梅：你要顧及你自己很弱的身體！』

妻這般撫愛我，使我心裏反起了惡感，因為我並非在對着已死的父親作過分的戀念，我是如癡般，在心裏不知對着誰在同父親辯護，並且在責備自己，對孩子們以後不應該說這類無益而無聊話。萍又向着我看看，我只無聲的低着了頭，黃昏時的太陽，一抹照在我父親的坟上，一抬頭看見了幾只黑色的烏鴉好像沒有見到在青石上的我們，在牠們總以為這是在人類中最寂寞的一個孤墓了，在牠們平時的經驗中好像這裏不會再有人們來顧問的樣子，用着牠們日常到這裏找小青虫的嘴吧，在剝落的坟墓上安心的啄那灰白的泥土，忽然被菲兒用着小手揮了一下，烏鴉們嚇得飛了起來：隨着在不堅實的墓上，掉下許多白色的泥土。呵！我又記起母親說過的話：『因為當時沒有錢，你父親的墓坑做得很是馬虎，並且形式又很簡單，等你有了錢的時候應該同他重修一下。這亦算你盡了兒子最後的一點責任吧』！這句話記得已是在二年前說的，但在回顧這二年中，我是否有錢能夠把父親的墓坑修理一下呢？而且這次眼看被輕微的烏鴉把泥土剝落，我在悲哀中亦會疑似

我父親跌落下的白骨。呵！父親呵！你不會對你的兒子懷起惡意吧！在你生時，是一個有名的作者，在你死後留下一個底陋的坟墓。並且你的兒子又是孱弱，不會把你生時的名望，用到我現在自己的身上，在目今畸形的社會中去找一些低微的生存呵！我輕微出聲的禱告，眼角上或許有淚水在流下，所以妻和菲兒亦流淚了。

第二天是清明節早上，松媽幫着我們提了祭奠準備的禮物，上這荒園的墓道去打掃坟墓，萍和二個孩子又快快活活的穿着黑色的禮服，我拿了一束野花，跑到我們昨晚流淚過的墓前。在那裏，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在這樣的清早，已站着看熱鬧的許多鄰人，他們希奇着長眠在這樣荒廢而醜陋的坟墓裏的人，有這樣一個年輕而漂亮的媳婦，和二個活潑潑的孫兒，或許他們都是爲了萍的緣故吧！在他們封建的頭腦裏，一定有幻織着媳婦哭公公的頑意兒，唉！想到這裏，我爲故鄉的人們有一些輕微的譏笑了。由松媽告訴我在一羣鄰人們中站着一個面黃肌瘦的女人，聽說就是七年前曾經同我合過八字的陶芬英，後來因爲她被算命的先生作弄，說她八字中注定硬命，所以母親不歡喜她了。但在她嫁給了一個當中學的教員之後，真的她丈夫在一年中就死掉了。在松媽一邊安排祭具，一邊我們



談話，在其中，又得到了許多關於這羣鄰人們中風流的故事，和一些可笑的野聞。在那時，萍亦靜聽着，有時亦講幾句不關重要的。話

我把一束野花安放在父親的坟上之後，很簡單的脫下了帽兒。菲兒和他的弟弟照着我的樣子亦脫下了帽，萍灣着黑色的腰，我們閉上了眼睛，不做聲，只有從微風裏傳來鄰人們笑聲，這樣，我們清明的祭奠就算完了。

第三天早上，我們匆匆地又要離開這裏，陳舊而又樸實的故鄉呵！我們與你的相會不久長！在臨走時，當然又去父親的墓前，照列，又脫一下帽兒，灣一下腰。

這次送我們行的就是松媽一個人，在車站上他很感傷似的說：『梅少爺你們很少回來一次老家，假使回來，住不滿二三天就要走，這次去了不知又要到什麼時候纔能來呢？太太已經有四五年沒有會過她了，請你們回去的時候，代我向她祝福祝福，亦算無用的我，牽記太太幾年給我的恩德。』說着，乾枯的眼角上有些淚水。萍在錢包裏摸出了一張票子，給她，說了些這次祭奠時候辛苦了她的話，雖在推讓中，她總於把票子收起了。

火車在郊外，狂駛，吹來和煦的南風，吹着暮春的氣息，那天，晴朗的太陽，和蔚藍的天空，田間每一朵小野

花都在微笑。

到了家裏，同妻孩子們會到了母親後，談了些關於父親墳上的事情，母親用着俏皮的態度說：『明年的清明又得要勞你們一對夫婦去打掃了。』

我點着頭微笑，好像在想：買一束鮮花放在我父親的墓上之外，又可看看那七年前險些兒要做我妻子的陶芬英的那副可憐的相貌，妻很不舒服的亦點着頭，她的意思好像又要難爲她一張票子給那料理祭奠的松媽吧？菲兒亦張着小嘴兒笑，料到他明年又可做他春天旅行的美夢了。

---

## 文 士 的 避 客 術

世界的文學家每個人都有特異的怪癖，尤以在交際上更顯着異樣的特別。在日本文學家中，久米正雄和堀口九萬一因爲厭於來客的訪問，在事實上也做出了避客或送客的手段。久米正雄是文學界富翁菊池寬的好友，他在討厭來客纏綿不走時，避客的方法便是約客人去打麻雀，在打一二圈後，他便乘機告辭了。堀口九萬一是介紹法國文學

的名人，送客方法是約客人出外散步，等走了不久後，便向客人告辭，便讓客一人孤另另地散步了。在西洋的文學家們，他們是在來訪的客人身份上先加以考慮。不是他心目中認為可以會的人，他是絕對不容許會的。像已死的英國小說家哈代會客時間長短是必須經過他的夫人的許可，每每到了興致濃密時，便被這位惡凶凶的女人叫進去了。蕭伯納和已死的丹麥批評家布蘭兌斯都討厭到美國去，因為拜訪的人尤其是新聞記者，使他們討厭極了。布蘭兌斯常常把旅館內的房間關閉起來，儘讓訪客的電話鈴整天響個不休。美國作「紅字」(Scarlet Letter)小說家霍桑是個極孤獨而喜歡靜穆的人，除了當代的文學家愛姆生有交遊外，其餘的人都一概討厭；卽是和靜默的愛迪生會面，除了要緊的話外，別的也不說甚麼。英國的評論家，「愛丁堡評論」底重要記者，富有滑稽天才的斯密斯(Sydney smith 1771—1845)和散文家麥哥萊(maculay)會面時，兩個人也只有默默相對，讓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好似兩個木偶人似的。（楊昌溪）

## 一九三二年的新禮物

獻給——楠

李 四 榮

時光是多麼的快啊！春纔來不久，夏蟬就脫了牠的衣，斜風細雨打向我的面頰，我知道又秋深了。

你曾經看見過飛雁入林，曾經看見過水蛇過塘，你曾經看見過那乘浮在江湖上的白鷗麼？自然給予人是一幅萬有絕美的圖畫，是一首一首的散文詩，牠啓發人向上的靈性，最使人感到一種悠然懷遠的情趣，你是非常之愛好自然的，對於這迷人的秋天，兼從事於文學的你，正適發展你優越的天才，楠！近來著作了什麼沒有？告訴我。

昨天由開兄手轉來妳最近的來信，知妳這學期又考得

第一名，並悉妳身體如往昔一般的健壯，現在你又開始努力第三學年的功課了。

妳能如此的刻苦好學，在我，真是說不出來的高興。

當妳每次把成績表寄給我們，在我看到那表上的「樸實可範敏而好學」的評語，和那備考里的，「名列甲等第一開學時由校酌給獎品」的一些字，我心里就突奇的感到一種甜蜜和充實，與不可計量的快樂。

你在學校里，你能得師長們的獎誇，能受許多同學的愛戴，因為你待人誠懇，因為你勤於讀書，因為你每學期都名列前茅的緣故。

你有過人的聰明；我已絕對的承認。

惟其是你有過人的聰明，因而觸動了我很多的心緒，為你的前途着想，我曾經費了一番精密的思慮，我覺得在最近的這二三年中，算是你一生求學的一個最緊要底關頭，在這二三年中，萬不可輕易的度了過去，青年是人生中的一個黃金時代，在十七八九廿歲的幾個歲月里，算是人生最感奮，最快樂，最是使人積極上進的時候，在這些時日里：是最適宜於人讀書的。

誰不知道青年是天之嬌子，是幸福的寵兒，青年期，正是人生中的一個全盛時代，倘若我們把青年，譬比着是

一束燎原的星火，你試想？他的未來是多麼的光明！倘若把池，譬比着是一隻解纜出航的海帆，你試想？他的前途又是多麼的遠大！所以我們應該珍惜，應該寶貴；萬不可把牠輕易的度了過去。

若是，我們一不經心，不留意的就把這難得的時光浪費，那完了，那完了！就猶如捲臥在秋葉里的夏蟬，一恁風雨的摧毀，和泥土的掩埋了。

因此，對於你求學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二年內，希望你留意，務期在明年中學畢業時，你的學識能建立一個真實的基礎。

現在我忠誠的貢獻給你的；望你要切實的努力。

求學問在重實際，對於應用的課程，要特別留心的研究，其他關係不重的學科，可以不必多用腦經，多耗了精神，雖然能夠每期名列前茅為最佳，但也不一定要考得第一名時纔算是真才，這一點，我要請妳特別留意的。

除了應用的課程而外，有更要緊的，是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是一切學科里的最高原理，任何的課程都是與社會科學有一種密切的關係，比如我們研究國際間的情形，或世界各國最近的政治演化，與乎現存中國社會的各

種問題，我們都必得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去分晰牠，去了解牠，然後才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解答，不懂得社會科學的人，正有似人間的一個瞎子，一個毫無用處的廢人。

說到文藝，我覺得你正有一種過人的天才，你的文筆簡潔流麗，寫出來的詩文是非常的深切感人，而且你興趣的持久，這正是你成功的條件，你累次寫信都要我給予你一種幫助，這我當然盡力，不過我要告訴你的；

是。

有文藝的嗜好，必須先有文藝的鑒賞，想成一個文藝作家，必須要經過一番刻苦勤勞的工夫，與含蓄虛懷的修養，在這種亂的時代里，今天是和昨天不同，我希望你能把握住這時代的重心，不要如都市上一般女才子的，祇知道談情說愛畫眉點唇，所以，我從前曾對你說過，我希望你不要如冰心一樣的只歌頌海的偉大，和沉酣於母懷的纏綿，也不要如盧隱之流一樣的懦弱，專門寫出一些悲哀的調子，我希望你的，不是僅僅能夠寫一點俏皮的文章，和香豔纏綿的情書，或什麼動人的詩句，我之希望你的，是希望你去到十字街頭，去到那些為公子小姐，為士大夫階級所不屑的地方去，去觀察，去體驗，去尋找你所描寫的對象和題材，把你的人格擴大，把你的力量用在大多數人

的身上。

現在，你知道，中國的舊社會是在日趨沒落，農村的經濟是早已破產了，都市人口的集中，工商業又根本起了一種無可挽救的動搖，加以連年不斷的內戰，與帝國主義的公開侵略，反動勢力的高張，一般青年的走頭無路，社會上那一些駭人的，兇鬥惡殺的事情，是一天比一天的多了。

哦！這是一個什麼時期呀？還多着哩，請你把眼睛放大些長些，看到除了中國的其他部份，法蘭西和美利堅他們多量的金錢，已沒有方法使用，那些堆積着賣不掉的物品，都快要腐爛了！

整個的世界已是非常的恐慌，一般穩健的學者也無可奈何的，紛紛對全人類下着警告，你知道，舊的不合理的世界的必然崩潰，在最近的將來，世界大戰就會爆發的。

現在我覺得青年祇有兩條出路，第一是挺身的向前奮鬥，把自己平時的一些不切實的迷夢完全打破，勇敢地站在時代的前面，向着那光明的地方追逐。第二是消極的，和那些殘餘的封建勢力攜手，在這光明的前夜，可以醇酒，肉慾，滿足官能的享樂，一等到那偉大的時代到來，便隨着封建的勢力一齊沒落。



消極與妥協，都是慢性的滅亡，惟有積極的向前，才是青年的正當出路。

所以，我對於你，

我不希望你養成一個華貴的女性，我並不希望你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專門，由專門而去外國鍍一次金回來，因為窗外早已天光，我們再用不着在房里酣睡了，況且事實已經告訴了我們，那一些仗了祖業，而賞光過異國情調的學者，對社會是並沒有什麼益處的，這些人除了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配配場面，和空叫着時髦的名詞而外，這些人祇有在社會上作惡，替全人類出醜，如像最近的新聞紙上，用大號字登載着那些什麼，小姐情殺博士含冤的事情，夠多麼的無聊啊！中國的地位到了今日，社會像這樣的不安定，一般公子小姐士大夫階級，還在製造那一些私慾橫天，令人心痛的事情，而他們還自以為是香豔風流，悱惻動人的美夢，社會上一般戴着近視眼鏡的學者，還贊不絕口的說，他們是為生活的充實！為了求得戀愛的真諦，說他們那些事情，是怪有詩意的。

猶更不忍言的，是近代的女性，楠！請恕過我！我這里並不是有心侮辱，事實具在，並非我故意的造謠，中國社會上的一般女性，現在是日趨愈下，一天比一天的墮落

了，推其原因，雖然因為數千年封建勢力的遺染，和傳統思想的束縛，使女性成為了育兒理家的奴隸，成為了男性洩慾的器械，但近拾年來，以封建勢力的基礎動搖，革命勢力高張的時候，有志氣的女性是誤解了自由，她們祇仗了自己的年輕貌美，肉感的全身，她們自己，根本就不想求一條正確的出路，她們所要求的，連做夢也想到的；是巧格力，鴨絨被，洋房，汽車。祇醉心於物質上的享受。她們完全不尊重自己的人格與靈魂。雖然也聰明，但盡流於輕薄。雖然也靈巧，但都用來取媚於男子。

在正相戀愛時，是山盟海誓，說愛情是很純潔，並非建築在物質上的。但到一不滿意時，便立刻延請了律師起訴，告以一種莫須有的罪名，什麼和誘虐待，遺棄，……隨這些罪名的下面，便是要男方給予若干的金錢，其美名叫贍養費，唉！女性之聰明如此，怎麼不使別人頭痛？

而她們平日的的生活，是跳舞場，是大酒店，不消說，是驕奢的，墮落的，一種酒與肉的狂歡。

而她們的學問哩？床頭上散放着張資平的全集，書桌上堆積着的，是時代，良友，文華，玲瓏，甜心，各種圖畫雜誌。

楠啊！這些就是所謂 Modern。自負不凡的新女性。

楠！你是例外的，我絕不能拿你與那些，沒有靈魂的女子比擬，不過爲了我太愛你，我又不能不像這樣的說，你是聰明的人，不能理解我這種至誠的心意，楠！你當然不會責怪我的。

我希望你在感奮中度日，把生活建築在緊張熱烈純樸耐勞的上面，我是不願意你學上資本脂粉的習氣，我願意妳走入那人類舊有的軌範，我是不願意你走上那墮落底道路上去的。

這就是我在一九三二年，送給你的新禮物。

打破那女性是天賦柔弱的立論，楠！勇敢的向前奮鬥去，我希望你成一個新時代的戰士，一個世紀末的罪人，我們熱烈的相愛，我們真誠的團結，我們互相諒解，互相寬恕，互相慰藉，我是對不住你的。請你也愛上了我那一些已往的過失罷！從此後，我們正式的和惡勢力宣戰，新興社會的創造，光明幸福的建設，一切有關於人類的事業，都從我們的手頭開始。

從此後，挽着手，我們衝出這黑沉沉的重圍。

是的！我是對不住你的！我請你也愛上了我那一些已往的過失，不過你須知道，你的榮，不似從前了，從前我的生活和行動，是消極的，頹廢的，有閒的，披上了一件

灰色的外衣，那時我的思想，是不健全的是病態的，一味地幻想着那些黃金色的迷夢，常常想成一個什麼英雄，但到現在，我才知道那是錯誤了，那是一種完全錯誤了的思想。

自己童年的教養，先天的遺傳，以及長大來所接受的種種刺激，家庭對於我不好，社會使我失望，我感傷，我自己以為我是非常困苦的一個人，我當時雖未曾有過自殺的思想，但我在消極的方面，我是尋求那些慢性的自毀，所以在幾年前，我的生活真是黑黯黯的一片，找不出一點鮮豔的色彩，在這幾年來，生活所給予我的教訓，那世界上的騷亂，中國社會的動搖，廣大的失業者，普遍的叫苦聲，……這些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靈，因而把我的人生觀完全的改變了。

我唯一的，是先剷除那些為現代一般青年所俱有的劣根性，猶其是須避免那無謂的感傷，從今始。設法多讀一點書，老實說；我太感覺到空虛，我真太淺薄了，假若再不努力，那風吹黃葉時，夏蟬再也不能奏出催人欲眠的高歌，我這一生就算完結了。

現在，種種的關係，我已不能如往昔一樣的再進什麼大學，不過求學也不一定要在課室里，在課室里所得來的

學問，未必就是真確的，社會正是一個大的圖書館，也正是學問的一個實驗場，能夠以實際的問題，而加以學理的論證，這所得的效能，定比那終日埋頭在課室的書本子好上一倍，所以我覺得求學正在自修，古今中外的多少鴻儒碩士的學問，多半都是從自修里得來的，這話你相信麼？所以我累次都鄭重的告訴你，求學切忌呆板，而貴活用。

過去的事情，那一些藏在心里的祕密，我是已經先後的一件一件的向你公開了，在你的前面，我是詳供我的罪過，現在我是一恁你，如何的發落如何的懲辦，我是至誠的靜候着，楠！請你判決我，重重的責罰罷！我是一個負罪的羔羊啊！在純真聖潔的你底面前，我是一個有罪的人……

這信似乎寫得太多，就此止住罷！祝你快樂！

在 南 洋

梅 子

三 個 領 事

我雖不是研究外交的人，但對於領事的職務和責任大略還相當的了解。一國之所以派遣領事駐屯他國，其最大目的是爲了僑民的利益，或發展本國商業等等。換句話說：領事之任務除保護僑民的利益，遇有僑民之困苦得向當地政府直接交涉或當地政府有無禮施之於僑民則轉呈本國政府交涉者外，對於商業之調查，僑民之聯絡，僑民教育之策進或改良等爲領事應負之責任。領事不是當官，是作國家人民的公僕(代表)這不但我們百姓應該知道，那身爲領事的人不成問題應該知道知道了。

事實上，我國派遣之領事，竟多有外交常識都不知道者，不但不見革除還反而升遷者這到是一件頗令人驚異的事。我不能空口談白話，我應當舉出三個例子，也就是三個領事之行爲，這些都是我知道的事實。先說第一個檳城領事楊某罷。楊某到檳城前後不過三四個月，他有兩件事却表現了連外交常識都沒有。在他本人之連英文普通會話不會講到不關緊要（因爲他並不想要同外國人交往）而平日却絕不同僑胞來往，一個堂堂乎的大中華民國的雙十節國慶紀念日，楊某不但茶會沒有開一個（這是表示了中國的窮困嗎？無論何國的國慶日都有茶會，都有隆重典禮的）到晚上全檳僑民的提燈大會，在未出發前之主席職務應由領事，衆僑均推領事，然而，領事死也不要當，那時我在光華報服務，記得第二天接着攻擊楊某的質問楊某的信要求發表者有數十通，這緣因是自有國慶典禮以來都是領事當主席的但楊某却喜歡替別人證婚主婚，這樣隆重的典禮却等閑視之，更奇怪的事是楊某就職約兩月以後國府才發表委任楊某的通報，不久以後楊某却回國榮任駐×外交辦事處長了。

第二個領事便是駐星前總領事唐某，第三個領事也是駐星的領事陳某了。我想把我自身所經過的事來作例總算

切實點。在唐某時代，友人文君，前東南大學修業三年，星加坡民國日報記者，他因為要去法留學，所以到法領事館要求簽字，然而法領館要文君找五百元担保，（學生留學無此條的）因此，文君便找唐某，而唐某竟找法領事「通融」，文君親眼看見法領事痛罵唐某一頓（丟不丟中國人的臉），結果當然沒有成功。唐某去了陳某繼任，即時（即今年六月）我要去法留學，法領事館也同樣的為難，那時我是不明白留學章程的，因此以為是法領應當的，結果也找陳某交涉，陳某又去「通融」，結果，是法領說我的程度不夠，（我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找五百元担保，（銀行經理簽字）可以讓我去，不過還不能辦留學的，只辦旅行的，那時我很奇怪，我分明是去讀書，如何要辦旅行的護照？可憐那陳某還向我誇口，不是他還辦不到呢，我沒有說你當領事，你真會辦交涉，這樣的為難留學生，你不「抗議」，去「通融」，結果是找五百元保。我又不認識銀行的經理，所以跑回中國，原來在中國辦護照是要教育部的留書學證，第一條件是高中畢業或以上的程度，這我都辦到了，一點困難沒有，這是顯出那位領事的糊塗，法領為難為何不呈報國府，問明留學章程，明乎此後當然可以同法領力爭，因為去法留學為法領留難者據我所知男男女女廿



餘人。我們的領事對於僑胞的利益太不留意，一個英國青年在中國失蹤，鬧到滿城風雨，廿幾個要去留學的學生任意讓法領留難就留難了，似乎這是應該的光景，難道中國領事這樣無用，中國人在國際地位就是這麼的可憐嗎？

#### 四 輪船上的中國女性

談到航行的問題，中國之窮困與社會的不安，更表現得十足了。以長江流域來說，中國雖有招商輪船公司，但却被英美日等國的輪船勢力所羈佔，談到南華班北洋班亦為外輪所侵奪，雖然，長江〔南洋北洋〕為中國地，但事實上只有外國輪船行。造成這現象的並不是華商無資本，是變了中國人就根本不能受到保護，所以，分明是中國人集資創辦的輪船，不是掛英旗便是掛美旗，這種事實長江船幾乎有十分之八九，如此，那些商人之不惜金錢；丟掉中國旗不用而用外國旗，並請外人做船主，其目的不過是，爲了想資本生利不受意外的損失罷了。其表現固卑劣無極，其用心的苦也可見一般了。

有了以上的緣因，而南洋到中國每月幾乎三四萬人來往（現在因爲政府限制的關係每月來往不過兩萬人而已）進出口貨物之運費總在一二萬，可是以這樣的情勢之下中國人却一個輪船沒有，這不是一件頗令人痛心的事嗎？（雖

然和豐公司有三隻輪船，而資本純為中國人之資本，但輪船却入了英藉）因了中國自己沒有船的關係所以來去的人就非搭外船不可，而在這當中我們中國的女性在船上常常受外籍水手及什麼大副二副買辦之流的侮辱強姦的事到是很平常的喇，記得我在婦女雜誌見某女士曾說過：她說你從歐洲或美洲回國，最好是坐二等，坐三等艙常常為一些下流外人糾纏，但是，我們人所共知的蕭仲菴女士坐二等也受二副大副之侮辱，想來大家都還不會健忘的吧！我們中國的女性之在船上被人敢於強姦，蹂躪，這除了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以外，我想我們自己沒有輪船也是一緣因，。我們常說中國人最好的德性是中庸，是忍耐，但不知「這美好的德性」害了多少人，如像蕭女士之事我想絕對不止一次，不過施之於蕭女士，蕭女士是傻瓜，公然不依而訴諸國人罷了。

記得蕭事發生後，南洋有些報紙不但不敢說話，甚至有些報紙說上海之組織後援會為小題大做（我想那各位記者都是男性之故）更奇怪的是荷屬有一個報紙載了如此荒謬而代輕薄的通信——說蕭女士自此事發生後縫了一條褲子，這褲子與上衣是連縫的，……那時我以為這報紙之「無聊」真可說「透了」，他一方面是嘲笑，一方面是

暗示女子搭船最好是把褲子與上衣連縫即可免遭強姦之意，中國女性便是這麼可憐嗎？而所謂後援會也，而今不知後到什麼地方去了，抵制荷蘭船吧，幾乎是大家已經忘却了。中國人應當覺醒，以為自己的妻兒子女不被人欺就忘了，這是關於整個民族問題，那些野獸即侵略我們，復強姦我們中國的女性，我們不該只有五分鐘熱忱，因為我們不該姑息養奸呵。

### 文學家與女性的足

法國的詩人波特美，到巴里的時候，看見一個黑女，他便做了許多戀愛詩。他對於女子，與人不同，所愛的只是醜女子，黑姑娘，矮婦人，胖大姐之類，但有時亦愛別人所稱為美的女子，但不愛她的臉，據他說，他祇想看她的腳部，並極希望和她的腳接吻，故他的詩中，很多措寫與裸足接吻的詞句。

法國小說家蒲爾特，自幼就酷愛女子的美足與美靴，他說，足就是一切！他一生的創作，都是措寫女性足的美的！（力昂）

---

詩 歌

---

黃浦江邊的血潮

王平陵

黃浦江邊的血潮，

咆哮！咆哮！

醉夢的民族覺醒了，

鐵騎金馬怒號。

黃浦江邊的血潮，

歡笑！歡笑！

垂死的國魂復活了，

戰神在放聲嗥叫。

黃浦江邊的血潮，  
美麗如花之嬌，  
勝過龍華路上的紅桃，  
戰神在拍掌嘯傲。

黃浦江邊的血潮，  
奔流在春之朝，  
陽光反映着海濤，  
是民族復興的第一砲。

### 擦亮你們的槍桿

王平陵

世界那裏有正義？

祇有大砲的嘴裏才說得出正義。

世界那裏有公理？

祇有大砲的嘴裏才說得出公理。

戰友們！要伸張正義，

趕快擦亮你們的槍桿。

戰友們！要伸張公理，

趕快擦亮你們的槍桿。

吼罷！被壓迫的羣衆們！

紀念碑要用血肉來建造。

去！戰場上去！

莫再迷戀消魂的音調。

弱者的生命都寄托在敵人的刀口上，

呵！偉大的鬥爭開始了！

還有什麼理由好說呢？

整個的地球快要崩頹了。

### 先那的毀滅

拜原著

毛如升譯

亞述人侵來猶如狼襲羊，

紫金裏他們的武士輝煌；

猶如海上的星星，戈矛閃耀，

藍色的浪，每夜在甘立里的湖上奔跑。

像夏天青蔥的林葉，

軍旗在落陽中招展；

也像樹葉被秋風吹掃，  
武士崩摧就合在明朝。

爲了死神已乘風展開羽翼，  
走過敵人前呼送死的氣息；  
睡者的眼睛已死般地冷然閉上，  
心胸動了一次就永遠不再高揚。

戰馬倒了鼻管大大開張，  
鼻中卻不再有驕氣吐放；  
喘息的唾沫白遍了草坪，  
好像打石的浪花一樣冷冰。

騎士也慘白地敗倒折腰，  
鏽塗上甲冑露染了眉梢；  
只剩旌旗存在營帳空空，  
鎗也不舉不聞號角聲容。

亞述的寡婦哭聲淒厲，  
巴爾的廟堂木偶崩離；

野徒的強暴雖不能用刀劍毀傷，  
但在上帝的眼下卻如白雪消亡。

是真有上帝嗎？這上帝，就是正義和公理，把握着倭  
奴最後的歸宿！

### 冤 抑

蔣山青

白濛濛的煙霧裝點了江畔的幽寒，  
亂騰騰的羣衆形成了都市的繁忙，  
晚來的燈火映照著倦怠的人面，  
中間，有兩個外國水兵的醜顏，顯得新鮮。

他們不知爲了什麼在爭辯，  
到後來乾脆地齊揮着老拳，  
你得知道，在江邊，脚下便是洶湧的波浪，  
誰摔下去恰好給江豬子叨攘一頓晚餐。

他們扭着，抱着，衣服也撕爛，  
難解難分，眼望着就要滾下黃浦灘；  
這時打東頭走來一個中國的男子，



工人模樣並沒有受過什麼智識。

「當心！當心！差一點兒都是死！」

他說着一面跑上前去勸止，

「大家站着，有話好說，喂，朋友，」

「哦，你們原來都喝了酒！」

「你是什麼東西？你支那狗！」

「用不着你勸，老子們高興動手！」

說着的一個水兵猛推了他一把，

他不及防備，便跌在碼頭底下。

還好沒落下水去，他使勁爬，

待會兒他走上來了，依然勸他別打架；

雖然他心裏難免有些兒怨憤，

他原諒他們都是喝醉了的人。

眼望着他們還是打得很認真，

那一個剛爬起來忽又跌翻了身，

這一個真狠，糊裏糊塗地乘勢一踢，

那一個立時也就滾下了碼頭底。

這恰引起了工人跌痛了的記憶，  
他毫不猶豫，忙向碼頭下面走去，  
他想把那傢伙救起來，  
但岸上的見了，又以爲不應該！

祇見那水兵追到他們倆的所在，  
使勁把工人推下水裏，便這樣任情戕害！  
對那同伴的不說什麼，反倒哈哈地笑，  
也不再交手，牽着溼漉漉的衣袖便都走了。

那工人悽惶地一聲慘叫，  
接着水裏湧起了幾個水泡；  
料想沒有人敢爲難，他們有的是武器，  
祇洶湧的波濤，不平地怒鳴冤抑。

給——

雪萊原作

公若譯

溫柔的姑娘，我駭怕你的親吻；  
可是我的，請你安心受享；

我整個的靈魂，  
都是放在你的身上，

我駭怕你的聲音，顏色，動靜，  
我的一切，請你不要提防，  
我以無疵內心的虔敬，  
崇拜我的姑娘。

### 賞 月

何雙壁

月亮！你就是照着東北的那個月亮嗎？  
你照着東北義勇軍的熱忱！  
你照着東北三千萬無國家的人痛哭，  
你又照着日本人的凶惡面孔猙獰！

現在，你又照到中國的東南，  
所謂有南朝金粉之名的京華，  
你一定就是照着東北的那個月亮，  
否則，你爲什麼抱着白雲譏笑我們呀！

你譏笑我們抱着女人，喝酒，跳舞，

你譏笑我們看戲，打高爾夫球，  
總之，你一定譏笑我們該死，沒有心肝，  
任東北三千萬同胞在那裏顛沛離流！

### 病 懷

侯汝華

——寄廣州茜姑——

閃爍的燈光熹微，  
宇宙若墳墓的無聲氣，  
韻華邁步不停，  
白蛾穿上了喪衣。

劇亮的歌喉已啞，  
青青的歌唱無由，  
嘴唇有時亦欲顫動，  
爭奈是封滿了哀愁。

午夜蚊蟲猶來獻殷勤，  
耳邊的絮語無時息，  
癡情已不會甦生，  
欺騙的能事已畢。

眼眶深如古井，  
波浪湧不到心頭，  
韻華已迫近了墳墓，  
請聽，白蛾的輓歌未休！

### 鴿 子

濟慈作 孟適譯

我有一隻鴿子，可親愛的鴿子死去；  
我想呀牠是爲悲哀而死；  
哦，牠爲什麼悲哀？牠的雙腳是  
被我親手編就的線絲縛緊。

x            x            x            x

可愛的小紅足，爲什麼你該死去？  
你爲什會離棄我，可愛的鳥兒，爲什？  
你孤另另地棲息在林裏？  
爲什，可愛的，爲什不同我長住？  
我常常吻你，喂給你白荳，  
爲什不活躍地生着，像在蔭濃的樹裏！

## 文 壇 情 報

### 國 內 之 部

#### 林語堂主編論語

英語學家林語堂近主編一文學刊物，名為“論語”，此實為極有趣味之命名，且有別開生面之內容，執事者有郁達夫，豈明，李青崖，章衣萍等，創刊號已出版，出版處為上海中國美術刊行社。

#### 流露社不出月刊

去年本京文學刊物極多，如流露社所主編之流露月刊，係拔提書店出版，有悠久歷史者，嗣因事停刊，滬戰後，已改刊流露週刊，執筆者仍為當年之蕭卓麟(作霖)卜少

夫等，該社前曾宣傳欲出月刊，恐難實現云。

### 矛盾將出戲劇專號

本京矛盾月刊，係息戰後之新興文藝刊物，亦為開展社開展月刊之變形，但較為精彩，現已出至第二期，第三期即將出版，聞此期係戲劇專號，有劇學家之作品甚多云。

### 北斗已停刊

湖風書局出版，丁玲女士主編之北斗，前曾風靡一時，有滬上三大雜誌(現代，文學月報)之一之稱，嗣因其左傾過於露骨，有禁止出版之風說，該刊最近亦未見繼續出版，至傳丁玲女士被捕，則並非事實云。

### 文藝茶話之興起

最近出版之文藝茶話，已出至第二期，主編者係輪流性質，執筆者有華林，衣萍，福熙，仲鳴，等，第二號且有羅家倫之詩，該刊新舊文學，兼收並蓄，每期並有裸女多幅，為國難期中別開生面之“美”的文藝刊物，有太子派文學雜誌之稱。

### 文學月報有停刊說

光華出版之文學月報，係欲取小說月報而代之之大文學刊物，執筆者皆所謂海上之老作家，但僅出至第二期止。

，即有夭折之傳說，吾人極望此說之不確也。

### 北平出版北方月刊

北平刊物，本甚寥寥，原有震東書局出版之文藝戰線一種，但極貧弱，近有北方月刊之出現，聞內容及形式均甚平凡，各方亦鮮有人注意。

### 紅葉週刊之改變

素有禮拜六派之名的周瘦鵬所主編之紅葉，有月刊週刊旬刊數種，本為落伍少爺小姐之良好讀物，近忽改變方針，於紅葉週刊(最近期)出版改革號，編前一小詩，居然大唱普羅之高調，但識者見之，即知其為趨學時髦，始終為禮拜六派小說而已。

### 東方雜誌將闢文藝欄

滬戰時所停刊之東方雜誌，已決於本年十月號起繼續出版，新刊第一期定名為復興刊，蓋該刊已有近三十年之歷史，不忍任其中輟也，惟商務所出之小說月報，始終無復刊消息，聞於東方雜誌加闢文藝欄，即為補小說月報之缺憾云。

### 南華文藝並不民主

曾仲鳴主幹，孫福熙主編之南華文藝，最初之號召為所謂民主文藝，實則並未見該刊有民主理論，民主創作之



發現，內容極爲空虛，因其財力之充足，現已出至第十四號，有閒色彩極爲濃厚，迄未見有所謂民主出現。

### 武漢文藝之沒落

武漢文藝，素極貧弱，雖時有文藝刊物之興起，但時起時停，自唐性天，謝紅石等主編之“武漢文藝”出版後，始可謂較有內容之刊物出現，但現已入沒落之像，蓋刊物大小，不能引起人之注意也。尚有煤坑一種，前曾停刊，現有復刊說。

### 北平尖銳半月刊停刊

時現時滅之文藝物極多，而尖銳半月刊亦爲其中之一，按此刊係無產階級文藝刊物，內容平凡，但頗爲各方注意，北平出版，租一廣告社之信箱爲其通訊處，出三期即停。

### 摩社出版藝術旬刊

藝術旬刊爲新興刊物之一，摩社主編，上海美術用品社出版，已出至第二期，執筆者爲豐子愷劉海粟謝海燕倪特等。

### 抗日小說之出來

滬戰後抗日作品隨時代而興，但多數見於各雜誌報章，出單行本者仍不多見，前國光曾出版王禮錫戰時日記，

最近光明書局又出版嚴夢著之碧血代替了唇脂，及黃鐵俠著之一個抗日戰士的日記，但描寫尚欠技巧。

## 國 外 之 部

### 日人在滿之文化侵略

自東省失陷，滿州國出現後，日人於軍事侵略之餘，近復專致力於文化侵略，日人在滿所設之滿州文化協會，數月之間，出版定期刊至十種之多，單行本不下數十種，期刊方面，有“滿蒙”“蘇維埃聯邦事情”“滿州支那月報”，“大同文化”“東亞”等，其他如“滿蒙讀本”“滿蒙年鑑”，“滿蒙講座”等，皆盡侵略之能事。

### 日本新出之文藝書

日本新出小說，仍如雨後春筍，其重要者有“日美開戰與赤俄之襲來”，著者為現役騎兵少佐中山四郎，出版處為赤爐閣，係以日美戰爭為題材之預言長篇小說。“歌德研究”日德文化協會編，岩波書店出版。“日本文學論纂”為佐佐木信博士還曆紀念論文集，新村出，橋本進吉等編，明治書院出版，“日本文學大辭典”藤村作編，新潮社出版，“上海”橫光利一作，改造社出版，係以五卅事件為背景，描寫上海之長篇小說。“蘇俄演劇史”園池公功等

譯編，建設社出版，內容有俄國演劇之發展史，皇帝之演劇，貴族之演劇等。“文壇人物評論”，正宗白寫着，中央公論社出版，有明治文壇總評，夏目漱石論，蘇峰與蘆花，尾崎紅等論，幸田露伴論等。

### 廚川白村全集出版

廚川白村爲日本文壇之老將，我國早有介紹，現將出全集，由改造社出版，第一卷爲近代文學十講，第二卷爲文藝思潮論，苦悶的象徵，最近英詩概論，第三卷爲出了象牙之塔，往十字街頭去，第四卷爲文學評論及印象記，第五卷爲近代之戀愛觀，雜纂，狂犬，第六卷爲英詩選釋，現代抒情詩選。

### 世界革命文學作家集會

世界革命文學作家已定於本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三次國際會議，出席者皆爲各國之名作家，如波蘭之牙相斯基匈牙利之希達斯美國之辛克萊，俄國之高爾基等，聞日本出席者已定期出發赴俄。

### 高爾基四十週年紀念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爲俄國大文豪高爾基從事文學四十週年紀念，蘇俄政府中央黨部皆有熱烈之慶祝，各報皆

擬出特刊，各文學雜誌定期出紀念號，並改俄國最大之文學院爲高爾基文學院，各學校設有高爾基文學獎金，並定於是日特出高爾基全集，搜羅高爾基從未出版過之作品，擬由國家出版部印行。

### 又一文學獎金將出現

世界革命文學作家(國際文學作者)第一次集會時，曾有請國際聯盟會撥發五十萬佛郎設一文學獎金，獎與一有最高尚的，最有價值的，最能代表大眾的文學作品，但這獎金迄未實行，據說將於今年有實現之可能云。

### 蒙達尼四百年紀念

法國大文學家蒙達尼四百年紀念將於明年舉行，蒙達尼學會主席阿孟戈，屆時擬在巴黎梭梭歷場克路尼博物院面前立一銅像，以留紀念，現已捐得十餘萬佛郎，辦理此事。

### 中國文學家在法之榮譽

中國古書如子書經書皆有法譯本，此外有十九世紀巴承諸人所譯的元曲，最近有馬古烈譯的一部古文，梁宗袋譯的陶淵明集，曾仲鳴譯的古詩選。至於現代小說，隱教魚曾集了魯迅冰心等人作品而爲一小冊出版。但銷路不好

，中國作家在法國最有名譽的，要算用法文寫過一本“我的母親”和一本“中國革命經過”的盛成，和在比利時出過一本碎玉記的謝壽康，還有冰瑩女士的從軍日記已也於去年正月已譯成了法文，批評家認為中國近代浪漫主義的代表作云。（麥立昂）

### 國際勞動劇大會串

莫斯科，列甯格拉，喀可夫，明斯克，外高加索各城，及蘇聯其他各工業區之主要勞動者演劇團體所籌備中之十月中在莫斯科舉行之國際勞動者戲劇大會串，蘇俄初賽結果，業已選出優等青年演劇者多名，屆時參與十月中之會串。聞法，英，日，中國，奧，匈，波蘭，比，捷克，及美國之藝術團體，及勞動者劇場，均派代表參加云。

## 隨 筆

### 永恆的休息

須白石

一次，我的心靈對我說：

『我在你的胸頭，一碰到什麼事情就跟着你底神經跳蕩，跳蕩得委實太疲乏了。你能爲我想法安置在什麼地方，使我休息休息嗎？』

我沉默了一下，因爲我丟不了它。

但是它急了，一定要我同它想法。並且苦痛而決絕的聲音說：

『如其你不答應的話，我將死亡在你的胸膈裏，讓你

失了一切把持，變成一個亂擰頭髮的瘋子……』

我沒奈何，只得對他說：

『我的朋友來信招我到他所住的那個溫靜的海邊去玩，我就把你帶了去，看上海徘徊着的沙鷗好嗎？』

沙鷗？好的……不，不，沙鷗太可憐了。那樣沒一個停息它翅膀的地方。如像我永久跳蕩着一樣的飛翔着，在那茫茫的海面。我不敢爲了它可憐而爲它流淚，爲他跳蕩。』

『那麼我把你帶進我和藹的家鄉的懷抱裏，因爲我不久就有事回家。把你同我老祖母底甜靜的心靈溶合在一塊，使你分嘗那築在兒孫們身上的欣悅好嗎？』

『可是她有築在兒孫們身上的欣悅，也有築在兒孫身上的悲哀。我不敢爲了看見她枯的眼眶裏榨不出淚淚時的窘迫而再繼續我的跳蕩。』

『我的愛人在雲端，我將在夢裏帶着你奔進她神祕的懷，我把你緊貼在她的心靈上，使熱血在裏面交流着，我和她火一樣地發燒。你去嗎？——這樣一個幸福的去處。』

『使不得！唉可憐，這是要我的命了。你們倆身上火一樣發燒，火一樣緊張，不會把我燒死炙死在裏面嗎？赤

的血交流着，呵！那怕人的血，沸騰的在你倆間奔流，我將胆怯而萎縮。她那粉紅色的，細膩的我的同類，碰到了你時，就會不顧性命的跳蕩着，那劇烈地擾亂，天哪，這算什麼休息呢？』

『那麼我把你帶進枯寂之古寺，聽暮鼓和晨鐘』。

『無形的槍斃着光陰，太可惋惜了』

『那麼怎樣呢？除非讓我死……』

我再也想不出辦法了。

『哦哦，讓你死……。靜躺在一個靜躺在泥瑩裏的腐爛的屍體中，窒息？……難堪。』我無語。我說不出什麼了。

『唉唉！』最後它嘆了口氣說：『隨他吧。生在你這個人身上的我，是被命運把定，要過份勞苦的。還是照了原樣吧，那般跳蕩着跳蕩着熬到你的軀殼污膩的白蛆們鑽空了的時候，作永恆之休息吧』。

### 張學良曰

何遜黃

(一)林叢中的羣鳥，為什麼沒有人把她計算，但是，竹籬裏的鷄鴨，又為什麼會被人計算得這般清楚。

(二)現代的人視察各種事物，大半是戴了有色眼鏡，結果



，都誤認了事物的真相，小半是戴了馬眼罩，顏色雖能正確的辨出，但是，可惜他的視線，僅能及到他鼻子的尖端。

(三)當日和尚撞日鐘的人，我認爲是最革命者；你看，這個年頭，有多少做了和尚不撞鐘的。

(四)「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兩句，有人曲解爲自私自利。其實大大不然，從古來，到近世，以及到將來，我相信，十分相信，決不會有人不掃自己門前的雪，而却去管他人瓦上的霜的，除非他是瘋癲。我以為祇要大家都能掃自己門前的雪就得了，何必一定要管他人瓦上的霜呢。

(五)上帝說：人家打你的左耳頰，連你右耳頰都要給人家打。張學良曰：日本要我東北，連西南也應該送給牠。聽上帝話的人必得救，聽張學良話的人必升天國。

### 自拉自唱的九一八

木 山

東北的砲聲在震天價響，

三千萬雄民在痛哭叫喊，

「九一八」，人人爲之落淚，

「九一八」，人人爲之心傷！

惟有我們中央日報，

還在公園裏自拉自唱！

那簡直是荒唐，混蛋，瘋狂！

誰都該明白，現在中國，是一個快要亡的國。把這五千年古國送掉的，是我們；復興這五千年古國的，也是我們。——青年！

所以在這暴風雨的時代，指導社會的新聞界，應該叫喊出生命之力；在時代前面的文藝界，應該燃燒着生命之火！然而，舉國之人如是，中央日報的記者則異乎此！

即以那個公園來說吧，在這連豆腐干一樣大的文藝刊物都在反帝，爲民族而吶喊的現時代，那個黨報的「自拉自唱」的所謂公園裏的園丁，始終在拉着唱着，天天唱着，月月唱着，『摩登摩登』『女人女人』那自拉自唱的肉麻與意識，雖然不過與上海馬路邊吃黑飯的老夫妻一樣下作，然而其價值，却遠不如那吃黑飯的老夫妻了，因爲這年代，她們至少也會唱兩句警世的亡國十杯酒以迎合時好，而且還要提防着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巡捕，而我們這位所謂園丁則始終利用其優越的地位，胆大妄爲的「女人」「摩登」，竟無一日例外，愈唱愈肉麻，愈拉愈起緊。

『九一八』週年，所謂滿州國已經成立也幾乎一週年了，中國如果是一個人，那這人已經斷了一隻手，是何等慘痛的事，全中國的人，沒有不目擊心傷吧？即使是表面上的哀悼，然而到底全國停止娛樂一天，全國人於上午十一時靜默五分鐘，鼓樓的汽笛聲延長的響了，誰聽了不會發抖呢？

並且，全國的報紙於此日連電影廣告也不登載，亦為顯然之事實，全國報紙出特刊，亦為顯然之事實。

我們這個領袖黨報則何如？

不發特刊，仍然『火山情血，戀愛與義務』（見當日該報廣告）且不要說了。而他的那個公園，我們不忍說，說起來真痛心！

題目仍然是自拉自唱，還按上「恭喜，也好」的小標題。內容呢？仍然男人，女人，「……姊姊妹妹去打先鋒，……與大官發生一點關係，……吊膀子……」咄咄！這話，是九一八說的嗎？領袖報的文藝副刊？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反動的胡適這樣告訴我們，事實上，我們的領袖報也這樣告訴我們。

微 意

周子亞

時光如流水般過去，二十一年的大半時間又在朦朧與

驚訝之中消逝了，回憶着過去底一切，如過了之混水之濕跡，做過之惡夢的留痕，整個的河山底破碎，老少的同胞底怒號，紅的血，白的肉，砲聲，槍彈，……所感到的，祇是些悽惶與悲哀。

現在，繼續着過去的「現在」，是未來的開始，這雖是個小小底開始，然而將來底一切，多為從這開始中胚出來，將來的收穫，全靠着微微的累積，過去的，如死了的殘灰，任他飄散吧，未來的，如將燃之焰，要着手點起啊！

未來的一切，如混沌的一團，恐怖和流血，是斷難倖免的，我們的敵人，環繞在我們的軀殼，我們的生命，時時在他們的手中，我們除了努力與準備，唯有毀滅與死亡，「現在」是未來的母胎，在這時，我們要使這胎兒長大，唯有加倍的保養。

時間是不斷的長流，生命是一個無盡窮的東西，他的繼續，既非繫於過去，亦非依靠未來，是全繫於即刻的現在，人們往往好懷憶「過去」，幻想「未來」，而把這綿延「過去」，開拓「將來」的「現在」鬆鬆放過，時間是不容情的，過去了的，不再轉來，現在的即刻為變成過去，未來的也瞬間地為變成現在，無窮的可以獲得的收穫，

每每在「憧憬」與「幻想」之中是白白的浪去了，過去的一頁是我們的明證啊！

來日大難，定是無窮，然而我們就因此而失望而絕望了嗎？任敵人的槍彈來毀滅我們的生命嗎？一隻小鳥在被人弄死的時候，還是有些掙扎，我們反比小鳥都懼怯嗎？朋友們，我們的河山可以喪失，我們的一顆復仇的心切不可毀滅啊！民族的生命，是無盡期的，將來的復興，是需要我們在目下就開始創造，過去了的種種，也決不是偶然發生，這是由於我們自己所自召啊！我們不可責諸他人，唯有反省於自己，要求生命的繼續，將來的復興，應當丟了過去的種種，抓住了現實的一切，開始努力，向着模糊的恐怖的未來打出一條光明的大道。

朋友們！時間如流水般行去，斷不容你停留的，我敬以這一點微微的熱忱，貢獻於你們冷了的心坎，不要因恐怖而就萎縮，要知道昏夜後有黎明，黑暗後有光明啊！

# 本刊第二十四期要目

## 小說

犧牲……………何雙壁

魔劫……………裘鵬

徬徨……………敖本凱

激盪……………羅羅

一個商人的兒子……………丁伯臨

一九三二年之秋……………絃平

愛和仇……………宋錦章

癡心……………龐祖龍

時代(續)……………禾金

詩  
給她……………魯夫

歌  
一個池畔……………何雙壁

批評與討論  
讀十字架後……………獨生  
且慢驕誇……………曾今可  
並非驕誇……………編者  
我再給曾今可……………李四榮  
先生一個貢獻……………謝道平  
中國文壇一驚脚……………謝道平

## 本社主編

### 綏路半月刊

#### 第十七期要目

#### 短評

九一八魯難暴發中央將何之(由)……………病遁法(雲智)……  
振學良德比岳武穆(鏡人)……………今後黨部選舉應有之  
改革(蒙智)

#### 論著

行動救國論……………何適黃  
抗日必勝論……………邵鏡人  
會國藩民團勦匪之分析論……………蒙智  
讀「要重整我們的革命陣綫」後……………郝其起  
如何應付本黨目前之困難……………番禹  
中日問題解決途徑……………大公譯

#### 雜俎

日帝承認滿國全權……………英報論中日關係……………日本與美  
俄戰爭……………日本海軍實力之調查……………西南黨要新團結  
……………九一八後華北對外蒙貿易孟晉

#### 通訊與討論

國民黨文書政策及其他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廿八日出版

每冊大洋五分 全年定額八角 外國一元六角

生 存 月 刊  
第 四 卷 第 一 號

- 第二大戰前國際間之種種……張壽鳴  
遠東風雲激盪中日本建立滿洲國  
之意義……劉涅天  
社會發展的辯證觀……彭正浩  
中國農民的離村向市問題……馬松玲  
美國思想界之左傾運動……耿廷楨譯  
劃時代中的文藝運動與反帝……方之中  
二十個統計材料之彙集……樊自覺  
詩三首  
小說一篇  
隨筆兩則

上海救國週報社主編之

自 強 月 刊

第一卷創刊號要目 十一月一日出版

- 自強月刊定價每冊一角五分預  
定全年一元五角半年八角國外  
全年二元四角郵費均在內  
救國週報每冊二分全年一元三  
一些些中國的人和事——例辭  
中國自決戰略之研究……黃 魂  
現役軍隊堪對外一戰乎黃 魂  
第二次日俄戰爭論……張孤山  
法西斯蒂之解前……陳君復  
世界二次戰爭恐慌中英  
帝國前途之蠶測……易卜生  
九一八後日本之概觀……南 光  
南京政府財政評判……羅從豫  
帝國主義者與共產主義  
者對於未來遠東大戰  
的論調……曉菴譯  
羅曼羅蘭……詠萍譯  
施萊謙將軍訪問記……詠萍譯  
文學界說的探討……汪靜之  
出路……羅洪女士  
角半年七角國外郵費另加  
通信處 上海郵局第六八〇號  
信箱  
出版處 辣斐德路一二一九號

請閱純文藝的

綠天半月刊

三卷七期出版

給血染了的黑夜

囚犯

一顆心像古潭裏的一顆水泡

夢痕

小因子

火把

全年廿四期 預定連郵大洋五角

編輯者 綠天

通信處 廣州大東路東興新巷一號 社

請看

消息靈通  
定價低廉

遠東報

社址 南京平江府街13號

定價 每份一分半  
每月四角五分

中國新書月報 二卷四五期出版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平明雜誌 一卷五六期出版

(北平西長安街平明社發行)

絮茜月刊 二期出版

(上海四馬路羣衆書局發行)

矛盾月刊 二期出版

(南京太平路矛盾社發行)

微星週刊 二卷二期出版

(南京千章巷微星社)



# 本 刊 代 售 處

- 南京：花牌樓，南京，中央，金陵，大  
中，中南，江南，大東，羣衆，  
新京，國民等書局  
上海：現代，光華，上海等書局  
廣州：共和，南華等書局，圖書消費合  
作社  
香港：啓新書局  
汕頭：現代，世界書局  
梅縣：中華書局  
興甯：啓新書局  
杭州：開明，文藝，武林等書局，集益  
合作社  
蘇州：蘇州旅行社  
無錫：千鐘書局  
南通：三友書局  
北平：崇雲書局總代售
- 
- 天津：天津書局  
濟南：中山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開封：秋水書店，統一共和等派報社  
南昌：江西書店  
成都：北新書局，普益文化部  
重慶：北新書局  
鄧都：平都書局  
雲南：文化，東方書局  
蕪湖：蕪湖書店  
高郵：新華貿易公司  
濟源：新民書藥社  
鎮江：東華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廈門：新民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安慶：景文書局